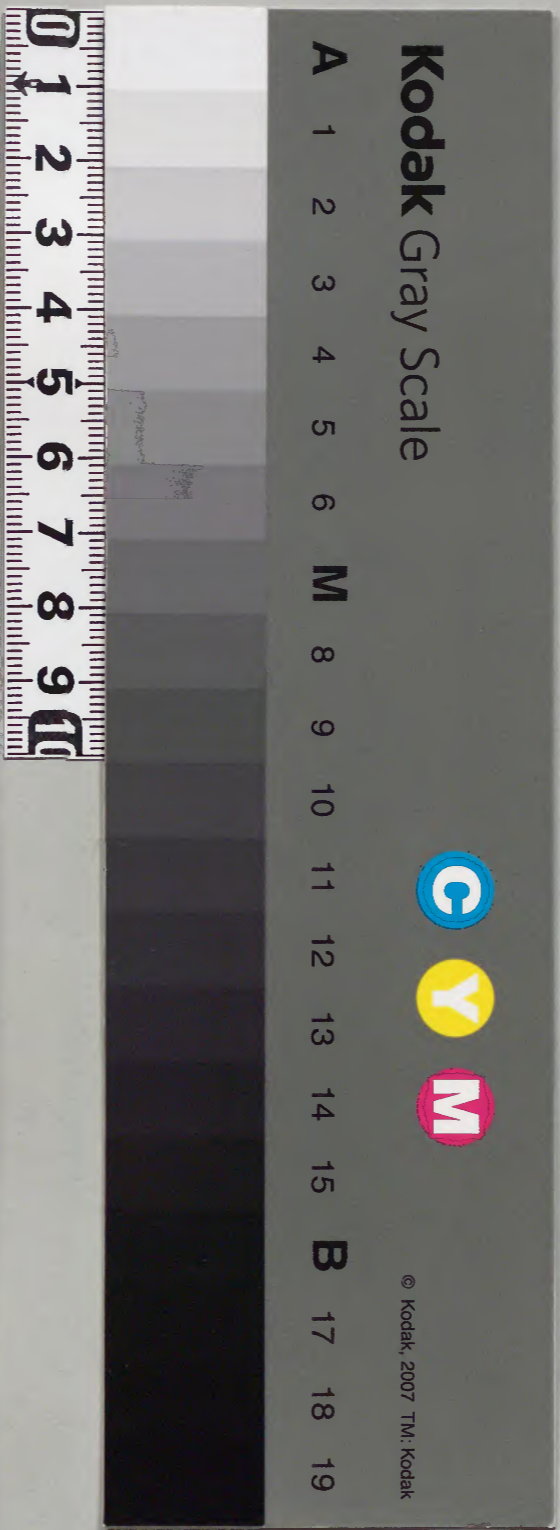


樂書

四

漢書
卷三十五
全四十二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240
冊數	12 (4)
函號	15 1





樂書卷第四十一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
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
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
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
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先王制六律六同之器以合六陰六陽之聲黃鍾太
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聲也大呂應鍾南呂函
鍾小呂夾鍾六陰聲也蓋日月所會之辰在天而右
轉斗柄所建在地而左旋交錯質見如表裏然故子

合於丑寅合於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巳戌
合於卯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
田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族寅之氣正月
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
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
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
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
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
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
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故祀天神奏黃鍾
三歌大呂祭地示奏太族歌應鍾祀四望奏姑洗歌南
呂祭山川奏蕤賓歌函鍾享先妣奏夷則歌小呂享
先王無射歌夾鍾無非以陰合陽以斗合辰而

已鍾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罇師凡祭祀鼓其金
奏之樂然則以鐘鼓奏樂則編鐘在焉非不具六律
六同也其施於鬼神示者各有所主去尔凡六代之
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惡有不具律同之理
哉言奏則堂下之樂言歌則堂上之樂春秋傳曰晉
侯饗穆叔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縣又曰晉侯歌鍾二
肆取半以賜魏絳則奏之與歌雖有堂上下之辨其
實不離於六律六同也分律而序之自黃鍾以至無
射分同而序之自大呂以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
門以至大武然先妣在先祖上則姜嫄也姜嫄特祀
後世以爲謀神而序之先祖之上則先祖所自出故也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樂記曰發諸聲音形諸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自

形諸動靜言之謂之六舞自發諸聲音言之謂之六樂其實一也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司輔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醴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至於大司樂以雲門之樂祀天神非特昊天上帝也凡五帝日月星辰之類無不舉矣以咸池之樂祭地示非特社稷也凡五祀之類無不舉矣以大磬之樂祀四望非特五嶽也凡司中司命之類無不舉矣以大夏之樂祭山川非特山林川澤也凡四方百物羣小祀之類無不舉矣大宗伯率先王以見先妣先祖率親以見尊也大司樂率先妣先祖以見先王舉遠以見近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司服則別先公爲二合四望山川爲一與大司樂不同者王公之服有等降四望山川之服無同異非若樂之致詳故也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先王之作樂合生氣之和著萬物之理而萬物莫不以類相動故后夔奏簫韶鳳凰爲之來儀師曠奏清角玄鶴爲之率舞瓠巴鼓瑟六馬爲之仰秣伯牙鼓琴流魚爲之出聽然則當大蜡萬物索饗之時其六

樂所致固不能無是理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化百
物之產不過如此今夫武樂六成文樂九成六樂則
文武備矣必以六變為言者豈非即六代之樂各一
變而言歟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
羽物墳衍宜介物原隰宜羸物此以羽物配川澤羸
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示不
同者大司徒言物之所宜此言物之所致難易故也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靈鼓
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
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
鍾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鼗鼗孫竹
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
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

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
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
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
五其旋相為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蓋天以圓
覆為體其宮之鍾不謂之夾而謂之圜與易乾為圜
同意為其為帝所出之方也地以含容為德其宮之
鍾不謂之林而謂之函與易坤含弘同意為其万物
致養之方也人位天地之中以成能其宮之鍾稱黃
與易黃中通理同意為其為死者所首之方也且樂以
中為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以仲春之管為天宮
仲冬之管為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為地宮國語有四
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圜鍾為宮無射為之合黃鍾

為角大呂為之合大族為徵應鍾為之合姑洗為羽
南呂為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故其合別而
為四函鐘為宮蕤賓為之合大族為角應鍾為之合
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
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為三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族
為徵應鍾為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
也故其合又降而為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
言人道而元亨利正之德乾別為四坤降為二咸又
降為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
參而奇雖主乎三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
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
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
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

以一於陽先乎陰欬六抵旋宮之制與蕤賓卦六爻之
變常相為表裏著卦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儀掛一
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而
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
分而為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
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二宮所不該者亦
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
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
之管禮天神以圜鍾為首禮地示以函鍾為首禮人
鬼以黃鍾為首三者旋相為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
隨而運焉如此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之十二辰之
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日寅而止耳禮運曰
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

二律均旋爲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爲六十律
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後世之
失非特此也復以黃鍾爲宮爲羽大呂爲二商大族
爲商爲徵圜鍾爲徵爲羽姑洗爲宮爲羽中呂爲宮
爲商蕤賓爲徵爲角函鍾爲徵爲羽夷則爲羽爲角
南呂爲徵爲商無射爲角爲商應鍾爲角爲羽抑又
甚矣然天人之宮一以大族爲徵者祀天於南郊而
以祖配之則天人同致故也三宮不用商聲者商爲
金聲而周以木王其不用則避其所剋而已大師掌
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角徵羽
則古樂之聲闕一不可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其無
商者文去而實不去故也荀卿以審詩商爲大師之
職然則詩爲樂章商爲樂聲樂章之有商聲大師必審
之者爲避所剋而已與周之佩玉左徵右宮羽亦
不用商同意夫豈爲祭尚柔而商堅剛也哉先儒言
天宮不用中呂函鍾南呂無射入宮避函鍾南呂姑
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以謂天地之
宮不用人宮之律以宮避天地之律然則人宮用黃
鍾孰謂避天地之律邪

樂書卷第四十一終

樂書卷第四十二

周禮正義

春官

大司樂

雷鼓雷鼗雷鼓雷鼗雷鼓路
鼓路鼓

鼓人堂教六鼓四人立之
音聲以節聲樂教為鼓而辨

其聲用以雷鼓鼓神以
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

享則鼓之聲用莫先以
此爾雅大鼓謂之麻小者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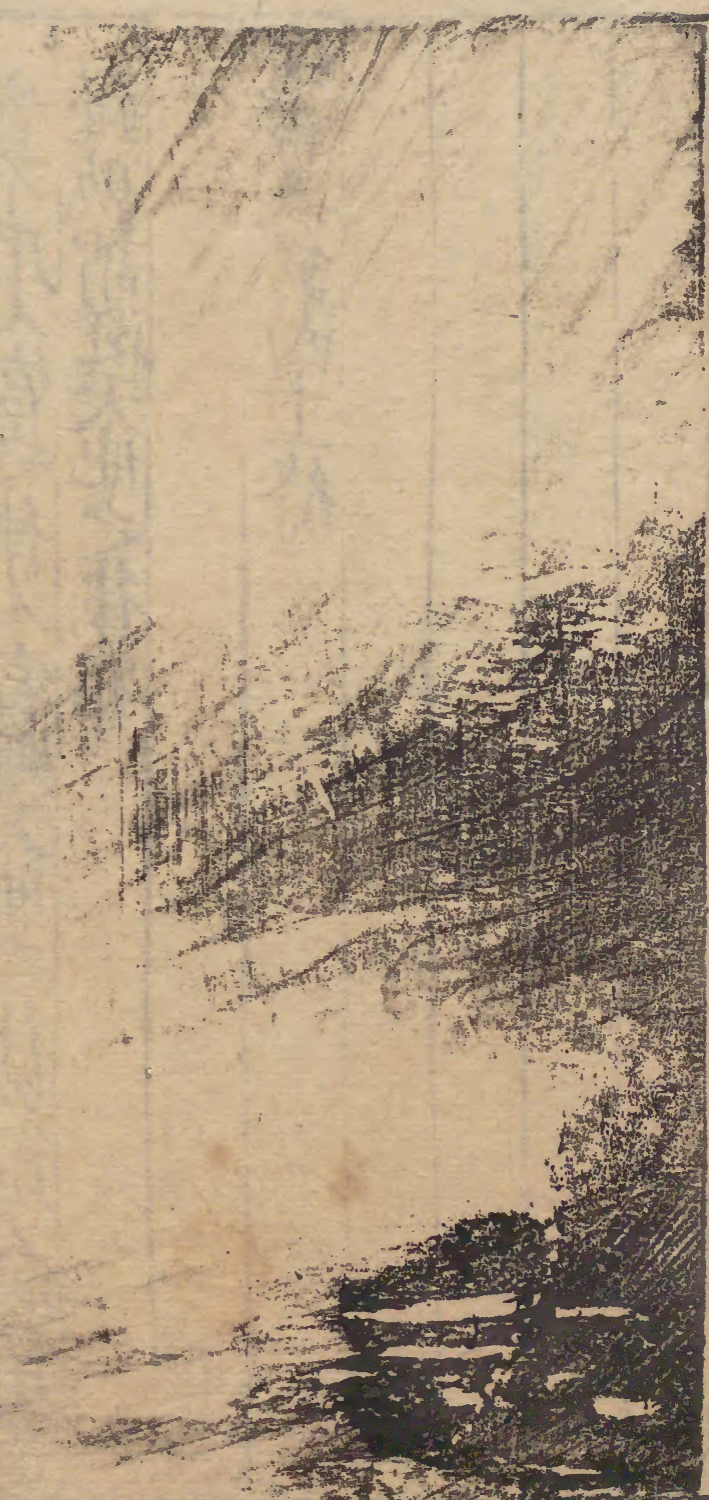
之料儀禮大射鼗倚
頌磬西紘書舜典下管鼗鼓

則鼗之為器如鼓而
掌之於小師播之於瞽朦眡

瞭則鼗之聲用未嘗
小兆奏鼓矣蓋坎主朔易而其

音革則鼗鼓皆冬至
之音堂下之樂也雷天聲也靈

地德也路人道也天
神之樂六變而雷鼓雷鼗六面



地示之樂八變而靈
路鼓路鼓四面者金
金其土不生以土之
鄭司農謂雷鼓六面
兩面非也古之人辨
以救日月亦天事故
攻猛獸亦地事故也
鼓于大寢之門外以
遽令亦人事故也其
鞞卅紀帝饗命備作
料同則鼓鞞一也先
氣是不考坎音革之
孤竹之管孫竹之管

鼓靈鼓八面人鬼之樂九變而
之為物能化不能變鬼亦如之
五加金之四其樂所以九變歟
則是靈鼓靈鼓四面路鼓路鼓
其聲用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也冥氏攻猛獸以靈鼓歐之以
司馬振鐸王執路鼓大僕建路
逆窮者與遽令以田獵達窮與
不同者特不用鼓耳月令修鞞
鞞鞞而與麻同小謂之鞞而與
儒以鼓為春分之音鞞為震之
過也

孤竹之管

爾雅大管謂之箛中
笛而六孔併兩而吹
音也書曰下管鼗鼓
管象則管之為樂以
為都良管以一天下
會帝饗又次筦展管
之於小師播之於瞽
竹之竒以禮天神孫
禮人鬼各從其聲類
是也或作琯傳稱白
寸八孔無底豈以當
雲和之琴瑟空桑之琴

謂之篴小謂之箛蓋其狀如篴
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
燕禮大射下管新宮記曰下而
利制為用堂下之樂也女媧始
之音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
則管為樂器其來尚矣至周教
朦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則孤
竹之衆以禮地示陰竹之幽以
或也管或作琯詩曰磬筦將將
玉琯是也廣雅管象箛上管圍
時之制為言歟

雲和之琴瑟空桑之琴

瑟龍門之琴瑟

古者琴瑟之用各以其類所宜雲和陽地也其琴瑟

宜於園丘奏之空桑
龍門人功所鑿而成
生處空桑伊尹生于空
雲和豈禹貢所謂雲上
鼓瑟鼓琴書曰琴瑟以
大瑟朱絃達越明堂位
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瑟
之琴瑟堂上之樂君子
則易良瑟則靜好一於
故鄉飲酒禮二人皆左
何瑟而執越樂記曰清
琴者舉大故也後世其
瑟篋篋晉之阮咸皆故
琴瑟為之非古制歟

至亦澤中之方丘奏之九德之歌九聲之舞於宗廟之
中奏之

夫宮音之主也鐘不以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
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
聲凡三宮既文之以五聲必播之以八音言鼓鼗舉
革以見木也言管舉竹以見匏也言琴瑟舉絲以見
瓦也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然則言奏之園丘
方澤宗廟豈舉金以見石歟前言分集以祀天神祭
地示有歌此旋樂以禮天神地示無歌小師大祀祭
大饗登歌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何邪曰禮天神地
示無歌猶大神不裸也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
祭祀不興舞也天地不歌尊之也宗廟有歌親之也

然天祀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鬼享莫大於
禘祫作旋宮之樂以降神特施祭之大者故也天神
以雲門則天氣也地示以咸池法地澤也人鬼以九
德之歌九磬之舞者以舜以繼體而帝禹以繼體而
王皆足以承宗廟奉祭祀故也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若樂八變則地示
皆出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擊本於日律本於辰故甲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
壬六戊癸五此聲之數也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
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此律之數也蓋圜鍾卯位
之律也而丁爲之幹故其樂六變函鍾未位之律也
而已爲之幹故其樂八變黃鍾子位之律也而甲爲
之幹故其樂九變天神以陽升卒有以降而禮之者

六變之樂有以召之也地示以陰藏卒有以出而禮
之者八變之樂有以召之也人鬼域於陰陽之間而
無不之卒有以接而禮之者九變之樂有以召之也
成王制禮作樂而神祇祖考至於安樂之者本諸此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大師大祭祀帥鼓自登歌今奏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凡小祭
鼓小師大琴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凡小祭
祀小樂重鼓鞀則大師小師所職無非樂事也大司
樂則摠其凡而已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
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賦瞭掌大師之縣則
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則王之宮縣而已非中小
祭祀之樂也何以明之古者將祭散齋七日宿齋三
日所謂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也大祭祀宿

縣則縣之於國也伯齊之時也惟樂不可以爲僞而
縣之於宿魯之時三鼓亦已至矣遂以聲展之則審
一以定和亦所以定其誠歟展聲之展與展牲之展
同詩曰允三君子展也大成爾雅曰展誠也由是觀
之凡大祭祀之展而展其聲其達誠之意可知矣先
儒謂大祭祀宿縣於中中小祭祀亦與焉是知中小
祭祀非皆前期十日而遂戒也不然則宿縣展聲何
以獨稱大祭祀乎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
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詩之九歌書曰勅之以九歌俾勿壞其有攸樂九德之

樂也復大師大司樂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由是言
之磬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夏禹樂也九德之歌得
不爲九夏乎宗廟九變之樂必奏九德之歌九磬之
舞豈非舜行天道以治人而行人道以奉天而其樂
有以相成歟九夏之樂以王夏爲首以明王道自禹
始故也王於尸爲尊必北面事之以其在廟門外則
至於君故也乃若廟門外則疑於臣此王所以先尸
也牲所以奉神而尸則象神而已此所以先牲也王
也尸也牲也方宗廟祭祀之時其出入未始不均也
王則中心無爲以守至正非有出入也其出入則以
送尸與牲而已故王出入令奏昭夏繼之以尸出入
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也大饗之禮有施之祭
祀者有施之賓友者禮記郊血大饗不問卜此施之

祭祀也大饗尚服脩大饗有四此施之賓客也是大饗之禮非特仁鬼神於幽亦所以仁賓客於明矣古人之饗賓如承大祭其所異者特不入牲而已蓋饗鬼神在廟門內故君子必入牲而親殺之既祭饗賓則在廟門外其何入牲之有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庶人有主皮之射而無賓射燕射士有賓射燕射而無大射大射惟王於諸侯爲然蓋先王將祭擇士豫焉爲其行同能耦無以別也使射而擇之其射也有大禮焉故謂之大射射之爲禮有旌以詔之有鼓以節之有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筭軍旅之事如斯而已故傳曰出則征誅入則揖讓其義一也大射之樂王出入大司樂令鐘師奏王夏如大祭大

饗之儀明其大舞統也乃射令奏騶虞明其樂仁而殺以時也詔諸侯以弓矢舞明其擇士以觀其容也大祭大饗帥國子而舞固大司樂之職也至於大射之諸侯非大司樂所得專特以義詔之使舞而已天子撝干而舞所以樂尸諸侯執弓矢而舞所以樂王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詢衆庶亦欲官備於天子故也大射記鐘人以鐘鼓奏陔夏此奏王夏者奏王夏主王出入言之以鐘鼓奏陔夏主射節言之大射以鐘鼓奏陔夏鄉射特以鼓奏陔夏何也曰君尊故有鐘鼓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大司樂所令言饗不及燕言射不及賓奏騶虞不及狸首詔諸侯不及大夫者以大司樂司其大故也

樂書卷第四十二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大司樂

樂師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

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以養王王日舉鼎十有二物

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凡此王常食之食非大

食之食也常食之食以樂侑之則大食以樂侑之可

知矣公食大夫禮三飯而後侑則以樂侑食猶儀禮

以幣侑食也三宥之樂皆令奏鍾鼓則鍾鼓樂之盛

也大食禮之盛也有盛禮必有盛樂以樂之非王者

以大臨物安足享此禮成於三而樂亦如之故王大

食則其禮具三宥則其樂備王者以樂侑食豈特樂
吾一身爲哉乃所以樂天下也文王言三皇五帝有
勸戒之器名侑厄而荀卿有宥坐之器釋者以謂宥
與侑同則知六司樂與膳夫不害字異而實同也春
秋傳饗醴皆曰宥與此同意荀卿以三宥爲三真誤矣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風謂之愷風天地之怒氣散焉故也王師大獻奏樂
謂之愷樂人之怒氣已焉故也昔晉文公敗楚於城
濮猶且振旅愷以入于晉况王者親征之師大獻功
于社乎奏愷樂有司之事也大司樂則令之而已令
之者專奏之者卑凡言令者類皆如此古者作大事
動大衆必告社而後行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大
祀曰大師宜于社是也及其有功未必不獻焉大司

樂記曰凡音聲之起而逆氣也一正氣也象而正氣
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音而和樂興焉
淫樂則多哇之鄭也和樂則中正之雅也先王建國
必先禁淫樂則鄭聲得以亂雅矣古之人將欲修善
必先遏惡將欲存誠必先閑邪意亦類此然禮樂之
道同歸故曲禮論安民之禮以毋不敬為先周官論
建國之樂以禁四聲為先

大喪泣歆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古者居喪以哀為主而葬亦如之故哭則不歌哀則
不樂人情之常也大喪泣歆樂器及葬而藏亦如之
因人情為之節文故也喪禮之於樂器治之在大司
樂帥之在大師而小師則與之而已大師不言樂器
葬奉而藏之以笙師見之也

樂師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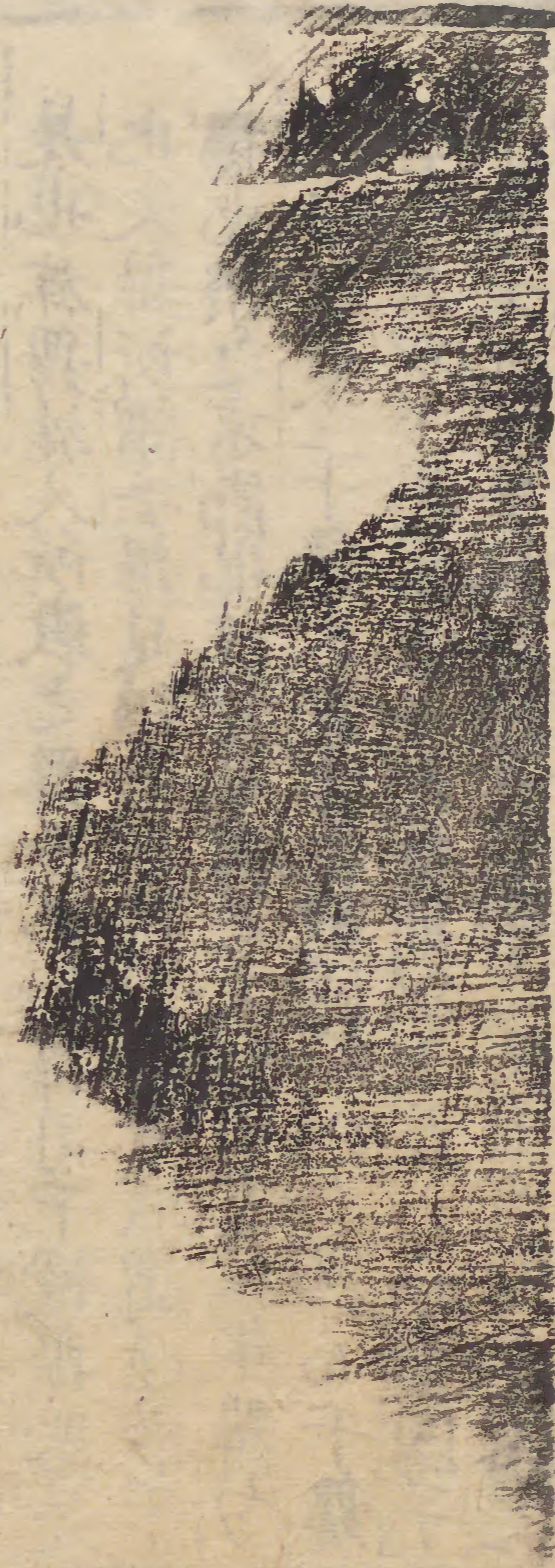
學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所謂設庠序以教民也國有學所謂立大學以教於國者蓋古之於學一建國之學政則三國而已文司樂之政則三國而已

禮記疏曰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以六樂為一曰大司馬舞二曰大司馬舞三曰大司馬舞四曰大司馬舞五曰大司馬舞六曰大司馬舞

也羽舞籥師鼓鼗之舞是也皇舞舞師以舞旱暵是也旄舞旄人所教之舞是也干舞司干授舞器是也人舞所謂手舞足蹈是也詔曰樂者非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又曰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古之教國子以六舞而干舞居一焉以干揚為童子之舞則以干舞之類教國子小舞不亦宜乎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又曰干戚旄狄以舞之皆先干戚後羽旄與樂師之序不同者教人則先文後武故先羽旄與大司樂教國子以六舞同意作樂則先武後文故先干戚與夏書舞干羽于兩階同意言羽又言狄者內司服掌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褱衣績翟狄於衣爾雅謂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揄狄績揄狄於衣爾雅謂

素所具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所謂羽者豈羣狄擒狄
羽歟狄言體羽言用其實一也

樂書卷第四十三終



樂書卷第四十四

周禮訓義

春官

樂師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蕤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節
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樂師教樂之
儀堂下行以肆夏門外趨以采蕤車亦如之大馭凡
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蕤凡馭路儀以和鸞為節記曰
和鸞中采蕤是也車出以鐘鼓奏九夏然則教樂之
儀或行或趨或環佩而拜如之何不以鐘鼓為節乎
禮曰升車有鸞和之聲行步有環佩之聲則環佩而
拜其聲與鐘鼓之節相應固其理書大傳天子左五
鍾右五鍾出撞黃鍾右五鍾皆應然後太師奏登車

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鍾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
席告入也由是觀之黃鍾所以奏肆夏也蕤賓所以
奏采蘋也出撞陽鍾而陰應之是動而節之以止易
序卦物不可以終動之意也入撞陰鍾而陽應之是
止而濟之以動易序卦不可以終止之意也此言行
以肆夏先於趨以采蘋豈主出言之邪禮記趨以采
蘋先於行以肆夏豈主入言之邪大戴禮言步中采
蘋趨中肆夏誤矣後世奏求至之樂為行步之節豈
倣古采蘋肆夏之制歟采蘋之詩雖不經見大致亦
不過若采繁采蘋之類也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
節士以采繁為節

古者君臣之射以習禮樂內志正外體直其容體比

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天子以備官為節樂仁而殺以
時也諸侯以時會為節樂御而射以禮也大夫則樂
循法而已士則樂不失職而已射人以射法治射儀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
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
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
豸侯一獲一容樂以采繁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
不同節亦異數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
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則無暴亂
之禍而國安矣其於觀盛德也何有記曰左射貍首
右射騶虞騶虞義獸也又其色白宜正以殺為事而
不殺是亦仁之至也騶虞樂仁而殺以時則庶類蕃
殖而朝廷治朝廷治則百官備而無曠職庸非樂官

備之意乎。狸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固莫而後發，亦擬度之意也。騶虞之詩，見於周南，而狸首無所經見，惟逸詩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狸首之詩邪？檀弓曰：狸首之班，方執女手之卷，方豈狸首之歌邪？狸首樂御而射，以禮則小，大御于君所而會之，有時而然也。儀禮大射，樂正命大師奏狸首，鄉射奏騶虞，蓋以此與大夫士投壺之禮奏狸首亦大夫鄉射奏騶虞之意也。射士職也不言孤獨，則以射人見之矣。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大宰政典，言事典之先，禮記祭統政行則事成，冉子返朝之具，前事也。孔子不謂之政，魯子叔奉君命以

弔滕則政也。惠伯不謂之事，是政者事之本，上之所施以正人者也。事者政之末，下之所爲以治職者也。故凡樂序事，雖政之末而樂師掌之，知所先後故也。凡樂之政則事之本而樂師治之，以掌國學之政故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然則祭祀之禮無非事也。以大祀爲大事，則祭祀之小者小事而已。祭祀之事雖大小不同，其用樂一也。故凡大祭祀宿縣，大事之用樂者也。凡國之小事，令奏鐘鼓，小事之用樂者也。然則鐘鼓樂之盛亦用之，小事可乎？曰：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雖用有等降，要之以鐘鼓爲節，無時而可廢。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畢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

禮以陳為備樂以奏為備故禮則告備而後行禮
樂則樂成而後告備古者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於
樂成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所謂樂成告備也瞽則瞽
矇之職而詔之使來舞則舞人之職而詔之使緩者
樂師主以樂教非特知可陳之數又達難知之義焉
所以詔瞽與舞非以事也以義而已然則詔舞使緩
豈非訊疾以雅乎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凡
祭祀用樂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徵令樂師掌國
學之政以教國子所謂學士者學樂之士非國子則
諸子也方祭祀之時樂師凡樂成告備詔來鼓鼙舞
則凡發諸聲音形諸動靜者亦已盡矣及徹又帥學
士而歌徹令相豈詩所謂樂具入奏廢徹不達之意
歟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為節與夫相瞽

之禮如祭祀之儀是待賓客如事神敬之至也然樂
師所掌特饗而已大饗大食則有大司樂存焉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凡射禮卿大夫士三耦天子六耦車攻詩曰射夫既
同助我舉柴賓之初筵詩曰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與
此所謂射夫者耦射之夫其智足以帥人者也祭統
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
舞動其容雖天子必有執也必有帥也况射夫乎司
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則燕射之夫其舞
率以樂師其執則以弓矢容必比禮節必比樂非特
內志正外體直而已又將見內順治外無敵而可以
觀盛德也詩曰鐘鼓既設舉醴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
張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此大射之禮也籥舞笙鼓樂

既和奏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
奏爾時此燕射之禮也射義曰古者諸侯射必先行
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然則燕射樂師射夫以弓
矢舞則亦使之行君臣之義而已帥之而舞非特樂
師之於射夫為然大司樂之於國子舞師之於祭祀
亦莫不在所帥焉詔之而舞者以義帥之而舞者以身
樂出入令奏鐘鼓

樂固非有出入其出入則應彼而已故王出入則令
以鐘鼓奏王夏尸出入則令以鐘鼓奏肆夏牲出入
則令以鐘鼓奏昭夏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是
也楚茨詩曰鼓鐘送尸言送以見逆又曰樂具入奏
言入以見出記曰入門而金作出以雍蓋送尸者以
樂之出入見於燕禮也出以徹歌入以金作是又耳

禮也樂之出入大致如此孰謂笙歌舞者及其器哉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泮水之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
獻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凡軍大獻非特獻馘獻囚
而已功亦在所獻焉傳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則
教愷歌在樂師而遂倡之在學士凡軍大獻如此則
其大獻于祖得無所待乎樂師之教國子非特小舞
也凡形之為樂儀聲之為愷歌亦然記所謂樂師辨
乎聲詩此也若夫大司樂則并與樂德樂語樂舞而
教之豈特聲歌儀容小舞之末哉然言愷歌不足以
該樂言愷樂則歌在其中矣與鄉射奏騶虞又歌之
同意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器亦如之

凡喪陳樂器而不作與檀弓謂琴瑟張而不平笙篴備而不和謂之明器異矣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凡司伺末官探本大司樂所司猶至於末則凡樂之本無不舉矣樂官非能如大司樂并與本末而舉之僅能各探一器之本元一官之職而已雖謂之官可也凡樂官大有政令樂師不得而專也掌之而已小有治訟樂師得以專聽之豈非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歟

書卷第四十四終

集書卷第四十五

周禮訓義

春官

大胥

小胥

大胥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戊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胥鼓南言大胥則知胥小胥也言大胥贊小樂正則知小樂正樂師也夏官諸子之職言國子之倅是知世子之類則國子也國子之倅則學士諸子也自其學樂事言之謂之學士自其為倅言之謂之諸子其實一也大胥序樂師之後者以贊樂師故也小胥又序大胥

之後者以賁大胥故也胥以養人為義大胥以中士為之小胥以下士為之其養人也特賁相之而已與凡樂職之胥又異矣

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

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一釋菜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夏小正亦曰丁亥萬用入學由是觀之春夏舞秋冬重聲矣春入學釋菜合舞則舉春以見夏必略夏而言春者以容貌達而為舞春則貌之時故也秋入學合聲則舉秋以見冬必略冬而言秋者以聲音發而為言秋則言之時故也謂之合舞會六樂而舞也謂之合聲會六樂而吹也若夫燕義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伴使之春合諸

學以順陽義以合諸射以順陰義則又因其有文武之才而達之非為言貌而發也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

六樂之會文武備矣文舞九成而在左武舞六成而

在右行列得正而不愆所以正舞位也出象征誅入

象揖遜先後有倫而不亂所以序出入舞也比樂官

則比而聯之展樂器則陳而賦之樂師則凡樂官掌

其政令聽其治訟非特比之而已大司樂凡大祭祀

宿縣遂以聲養之非特其器而已今夫農精於田不

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不可以為賈師二精於器不

可以為器師然則為樂師者豈精於樂者所能為哉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祀非一故言凡以該之小祭祀

不興舞則知凡祭祀用樂豈其大而中者邪之世
子曰天子視學大昕以徵所以警衆也凡用樂大胥
以鼓徵學士其意亦一異此大胥之於樂舞非特郊
廟為然凡宮中之樂事亦序之而已樂師凡樂堂其
一序事則又不特宮中也序宮中之事與舍人平宮中
之政異矣宮中之事士庶子學士之職也
掌其戒令糾禁有言伯以掌其政令秩一
序其樂事以鼓徵之而已

小胥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觸其不敬者以
其怠慢者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于凡祭祀
鼓徵學士則掌學士之版籍鳴鼓而徵

職也小胥則掌其徵令以比之而已比樂官也
也比學士者小胥也傳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
故慢今者為不敬進退不齊者為怠慢不敬由
而觸以罰之使中怠慢自外入而撻以刑之使肅
制曰凡八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以簡不
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繼之屏之
遠方終力不齒亦此意也蓋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
諧然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達於士
降殺以兩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鄭伯約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賜魏絳以一八由是推
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不
易之論也然則記所謂舞行綴遠豈六佾歟舞行綴
短豈四佾歟杜預以為凡天子諸侯大夫之舞一列

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豈復成樂舞哉後世禮樂交
喪僭竊公行於天下故魯公初去八佾獻六羽諸侯
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夫僭天
子而不知反正者也彼豈知先王之時巡舞列以肅
其慢為哉然小胥巡舞列而已若夫以六樂之會正
舞位使之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
齊焉是又大胥之職也然祭以懲怠慢為先學以懲
怠慢為急故肆師之誅小胥之撻皆所不後也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
其聲凡縣鐘磬石半為堵全為肆

先王之樂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
齊量故伶州鳩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
律均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然則

即十二辰以正樂縣之位豈徒然哉之以應聲律而
量度數考中聲順天道而已蓋縣鐘十二為一堵如墻
堵然二堵為一肆春秋傳歌鐘二肆是也宮縣四面
象宮室王以四方為家故也軒縣闕其南避王南面
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
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郊特牲譏諸侯宮縣豈王
宮縣歟春秋譏桓子請曲縣豈諸侯軒縣歟晉以二
肆之半賜魏絳豈大夫判縣歟鄉射笙入于縣中西
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縮雷笙入磬南則縮縣
縣磬而已豈士特縣歟然則鄉射有鄉大夫詢眾庶
之事鄉飲酒乃鄉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以詢眾庶賓
賢能非為已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止
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此以儀禮考之大射樂

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
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
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
或朔鼗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
之間鼓倚于頌磬西絃由是觀之宮縣四面軒縣三
面皆鐘磬鑄也判縣有鐘磬而無鑄特縣有磬而無
鐘以王制論之則然以侯制論之又半於王制矣王
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東西
各一堵王之土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堵可知矣
鄭康成曰鐘磬二八在一簋為一堵杜預曰縣鐘十
六為一肆而後世四清之聲興焉是亦傳會漢得石
磬十六遷就而為之制也服虔一縣十九鐘之說亦
亦詭哉

樂書卷第四十五

樂書卷第四十六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師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也黃鍾大族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
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
木匏竹

陰陽之數不過十二在天列而為十二次在地位而
為十二辰日月會於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同以
象之斗柄運於十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
六律陽也左旋以合陰六同陰也右轉以合陽故大
司樂奏黃鍾祀天神歌大呂以合之奏大蕤祭地示

歌應鍾以合之奏姑洗祀四望歌南呂以合之奏蕤賓祭山川歌函鍾以合之奏夷則享先妣歌小呂以合之奏無射享先祖歌夾鍾以合之聖人以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爲未足也文之以五聲使聲待是而和播之以八音使音待是而諧然則律同有不爲聲音之橐籥歟國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質也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令德示民軌儀也大呂助宣氣也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仲呂宣中氣也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南呂贊陽秀也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事也概見於此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休

常以効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物所聚也呂物所匹也夾鍾亦謂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函鍾亦謂之林鍾主夏庇物言之南呂亦謂之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已中呂亦謂之小呂則陰之所萌者而已六律謂之六始始六陰也六呂謂之六間間六陽也亦謂之六同同六陽也律呂言其體始言其間言其位同言其情揆而論之皆述陽氣而通上焉所以均謂之十二律也月令十二月皆言律中律特中央言律中黃鍾之宮者蓋四時本於中央十二律本於黃鍾五聲本於宮八音本於土以中央爲正律而中聲出焉故取黃鍾之宮爲聲律之本量中黃鍾之宮亦此意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

六律爲之音

六德以中和爲首六律以黃鍾爲本則六詩本之情性中聲之所止也六德制之禮義中聲之所本也六律稽之度數中聲之所寓也大師教中聲所止之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音然則樂也者有不自爲中和之紀邪大司樂之於律同則以之大合樂而大師則合陰陽之聲而已大司樂之於國子則教之樂德樂語樂舞而大師則教六詩而已是尊者其治詳以大卑者其治略以小大祭祀帥鼓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祀登歌奏擊拊堂上之樂也下管播樂器奏鼓鞀下之樂也於歌言登則知管之爲降於管言下則知歌之爲上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擊拊堂下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鼓鞀聲之作樂言拊詠於上言鼗鼓於下樂記亦曰曾守拊鼓而已蓋拊爲衆器之父鼓鞀爲衆聲之君以拊爲父凡樂待此而作者有子道焉以鼓鞀爲君凡樂待此而作者有臣道焉記曰聲樂之象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象形而上器形而下於下管言播樂器則登歌以詠其聲得不爲樂之象乎凡此雖瞽矇小師之職其帥而歌之者大師而已非特大祭祀爲然大饗亦如之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達有神興有德此祭祀之樂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

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
事也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
已此大饗之樂也昔者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成王賜
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不過使之施於周公廟
而已是所以賜周公非賜魯也記禮者彼然而言之
豈爲知禮意哉

大射帥鼓而歌射節

怒則爭鬪喜則詠歌則歌者志之所甚可而聲形焉
者也然則歌之所詠豈特其聲哉凡以直已陳德而
已蓋鼓曠堂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則王射而歌
射節雖在曠曠其帥而歌者實大師役之也大司樂
大射令奏騶虞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射人王以
騶虞九節鐘師以射王奏騶虞此言歌射節者射之

有節即度數自然以制之而已射人以騶虞九節節
之數也樂師以騶虞爲節節之用也奏騶虞在樂師
而令之在大司樂歌之在曠曠而帥之在大師以大
令小而奏之以鐘鼓堂下之事也以大師小而歌之
以人聲堂上之事也王之大射堂上以人聲歌騶虞
堂下以鐘鼓奏之則其聲足以合奏可審一而定和
矣儀禮大射奏理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若一又
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亦歌奏備舉之心也今夫
射以傷物爲事人之所戮也故有燕樂之志必射以
所戮附所樂而習焉則人之從之也輕其於射節不
亦宜乎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古之用師內有必勝之道外有佐勝之術士師執同

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以佐勝之術行必勝之道故也聽軍聲有道執同律聽之道也詔吉凶有道聽軍聲詔之道也蓋聽商聲知戰勝而士強聽宮聲知軍和而士附其吉可得而詔也聽角聲知軍擾而心喪聽徵聲知將急而士勞聽羽聲知兵弱而威奪其凶可得而詔也古之人吉凶不待陣而知勝負不待戰而決不過如此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豈不信哉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主師出言之所以存豫戒之智也大司馬若師有功左執律愷樂獻于社主師旋言之所以示愷樂之仁也然周之出師有太史抱天時大卜正龜兆又以同律詔吉凶則先王謹戎事重民命亦可謂至矣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而大師之禮用衆居一焉惟行

大師之禮用衆而大師始執同律聽軍聲而詔吉然則軍禮之師有小於此又非大師所與也

大喪帥誓而盛作匱謚凡國之誓矇正焉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則謚為特葬時制也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謂讀誄制謚於南郊則制謚自誄始也然誄而謚之古無有也周道然也序官大師下大夫二人矇矇上矇四十人中矇百人下矇百有六十人凡國之矇矇皆正於大師以治樂政故統大師之職言之大祭祀師矇登歌之類吉禮也大鄉食亦如之大射帥矇而歌射節賓禮嘉禮也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軍禮也大喪師鼓而盛凶禮也小師異於是語然祀而不

及聽宣聲語喪饗而不及大射此大小略殺之辨也
由是觀之大師小師雖主乎樂而五禮未嘗不在焉
大宗伯雖主乎禮而和樂未嘗不在焉

樂書卷第四十六終

大司馬之制用眾而大司馬之制用寡

樂書卷第四十七

周禮訓義

春官

小師

鼓曠上

小師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埴簫管絃歌

大司樂以雷鼗鼓鼗鼗禮天神靈鼓鼗鼗禮地示路鼓
路鼗禮人鬼則鼗於鼓為小而其音革所以北奏鼓
者也書曰合止祝敔詩曰鼗鼗祝圉則祝以合之敔
以止之而其音木所以節眾樂者也埴其形負其
音土樂之所待以和鳴者也簫管則其器細其音竹
樂之所待以備舉者也小師所以教堂下之樂如此
弦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小師所以教堂上之樂如

此樂記曰聖人作為鼗鼓控揭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笙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然則小師之教瞽矇止於鼗鼓祝敔墳簫管弦歌而不及鐘磬笙篪與舞者不言笙篪以鼗管見之不言鐘磬瑟舞以弦歌見之小師所言下過聲立目形器之末節而舞又樂之極而樂成焉非小師所及也若夫大師之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豈特末節而已哉

大祭祀登歌擊拊

拊之為器草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草為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先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故也既謂之搏拊又謂之擊拊者拊之或擊或拊拊聲小大之辨書以擊石拊石為磬聲小大之辨意亦如此荀卿曰縣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蓋一鍾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其為衆樂之倡可知矣大祭祀登歌擊拊固小師之職也大師則令奏之而已

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道以無所因為上以有所待為下管之為器有所待而聲發焉非若歌之出於人聲而無所因者也故管為之堂下之樂儀禮曰下管新宮是也堂下之樂以管為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為鼓鞀之尤小者也下管擊應鼓蓋言稱也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

曰應田縣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鼓謂之應大祭
祀下管擊應鼓是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為備也大
師大祭祀擊拊鼓鞀亦此意歟儀禮有司徹卒暮有
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語曰以
雍徹蓋大祭祀告利成之後有司徹室饋饌禮之終
也徹必歌雍樂之終也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
樂以徹食大饗之禮不入牲其他亦如之諸侯大饗
之禮下管象武徹以振羽則王之大饗可知矣然小
師下管止於擊應鼓非若大師播樂器令奏鼓鞀之
為備也小師登歌與大師同徹歌與大師異者豈以
徹歌為祭祀之末非大師所當親歟小師之於大師
猶樂師之於大司樂大師及徹帥學士徹尊故也小
師徹歌卑故也

大喪與庶

大師大喪帥鼗庶樂器作匱謚小師大喪與庶
作匱謚又非所與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

大師所掌大祭祀大樂事而已凡小祭祀
與焉此小師大祭祀登歌所以與大師同小
樂事鼓鞀所以與大師異也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
西南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鞀在其北大射有朔
鞀應鞀有瞽之詩曰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為鞀則朔
鼓也以其引鼓故曰鞀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
無鞀周禮有鞀無朔猶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名
異而實同也鄭氏以應鞀朔為三鼓未必然也鼓鞀
小師之職大師非不與也特令奏之而已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繼之以金錡和鼓以金鐻節鼓和鼓者鼓倡而和之節鼓者鼓行而節之陰始於和陽中於節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則所謂節者以節聲音也所謂和者以和聲音也爾雅曰和樂謂之節徒吹謂之和其和節與小師同其所以為和節異矣小師掌先王六樂五聲八音之節與其和者不過即六樂聲音之自然以輔之而已傳曰舞所以節八音也記曰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故語聲音之節則凡所謂舞者舉矣語聲音之和則凡所謂鐘鼓者舉矣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至於聲音之節與和特其小者耳此所以掌之於小師與大師凡大

祭祀大饗大射大喪皆帥瞽小師不言帥何也曰序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貳焉大夫以智帥人之大者士則事人而微故也樂師言帥六胥小胥不與焉豈樂師亦以大夫而大胥小胥亦以士邪

瞽矇

瞽矇掌播鼗祝敔填箏管弦歌

耳目形也聰明神也聾瞶者其神在目不在耳故以之司視而掌火瞽矇者其神在耳不在目故以之司聽而鼓樂其使人也可謂器之矣傳曰黃帝使神瞽考中聲夏書曰瞽奏鼓禮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詩曰有瞽有瞽矇矇奏公國語曰矇矇修聲則瞽矇之職自古以固然非特周也爾雅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雖有大小不同其播而不建一也小師掌教鼓

鼗鼗瞽瞍瞽瞍止於播鼗不及鼓則鼓為樂之君而鼗
特兆奏鼓而已鼓大而鼗小小師主以樂教而瞽瞍
則主鼓樂而非教樂者也豈小師摠其大瞽瞍專其
小故邪然瞽瞍非特掌播鼗而已抑又掌祝敵境
管焉故於鼗言播以別之

樂書卷第四十七終

樂書卷第四十八

周禮訓義

春官

瞽瞍

瞽瞍

瞽瞍

詠誦詩世莫不繫鼓琴瑟

世帝繫必以瞽瞍掌之者以五帝不相訟樂故也琴

瑟必以瞽瞍鼓之者以其修身故也世莫繫故書為

世帝繫國語曰教之世為之昭明德是也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春秋傳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大司樂以九德之歌為禹樂然則九夏得不為禹之

大夏乎大師掌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則德與詩者大師所教而歌不與焉掌其歌而役於大師者惟瞽矇而已蓋大師役人者也瞽矇役於人者也瞽矇役於大師正於小師是役之者有以帥之故也正之者有以教之故也

眡矇

眡矇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鑄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鑄皆南陳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笙鍾之樂蓋鍾磬之應歌者爲頌鍾頌磬應笙者爲笙鍾笙磬記曰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然則頌鍾頌磬

雅琴頌琴之類豈非合雅頌之聲然邪頌磬與春秋傳歌鍾同意笙磬與詩笙磬同音同意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哉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絃詩曰鼗磬祝圉蓋鼗堂下之樂也磬堂上之樂也堂下之鼗播則堂上之磬作矣故眡矇以播鼗爲先而擊頌磬笙磬次之商頌言鞀鼓淵淵繼之依我磬聲亦是意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曾中正眸子矇焉曾中不正眸子眊焉火燎曰燎火之明也目矇曰矇目之明也眡矇之職以三百人爲率府史胥徒不與焉則其眡之明其本非不同也所異者末流之派別而已故其明雖與瞽矇異而瞽矇實賴之是以凡樂事又使之相焉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言工相者此也樂

之事有大小言凡樂事則大小無不在所掌矣。眡瞭所掌如此，非瞽矇所及也。故止於修聲以役大師而已。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

小胥正樂縣之位，所以辨名分。大司樂大祭祀宿縣，所以備聲用。眡瞭掌大師之縣，則大師之職實益。樂縣而眡瞭特掌之而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播之以入音而鍾磬居二焉。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其音莫不協五聲，其聲莫不協律。同實在大師，名在眡瞭。互備故也。樂縣之制，天子用宮，其形圓，諸侯用軒，其形曲。大祭祀宿縣，天子之制也。入門而縣興，諸侯之制也。後世禮廢，樂壞，諸侯僭天子者有矣。大夫僭諸侯者有矣。郊特牲曰：諸侯之宮中，設諸侯之備禮也。春

秋請曲縣，大夫之備禮也。

大喪，廢樂器。大旅亦如之。

爾雅曰：旅，衆也。陳也。師旅之旅，非常陳也。必待乎寧，故旅祭之旅亦非常陳也。必待乎災，故禹貢曰：荆楚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皆以洪水為災，然後旅其神而祭之。彼於山祭，猶若是。况國有變故而祭之，其可不謂之乎？掌次王六旅，上帝張祖，案設皇邸。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旅上帝。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大旅共其玉器而奉之。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職金旅上帝，則共其金版。由是觀之旅，固有大小。大則禮隆，小則禮殺。是大旅之禮，莫若天帝之為至也。故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檀。案皇

邱所用不以金版所秉特兩圭有邱而已則其禮殺
可知也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喪旅之禮
也眡瞭大喪廢樂器大旅亦如之笙師大喪廢其樂
器大旅則陳之喪旅之樂也眡瞭喪旅之樂一也於
言大旅亦如之笙師喪祭之樂大同而小異故樂器
於喪言廢於旅言陳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誅之豈不
其僭行之乎

賓射皆奏其鐘鼓

禮有五賓居一焉藝有六射居一焉因賓而射禮行
焉賓射之禮也因賓射而樂作焉賓射之樂也鐘師
凡射王奏騶虞罇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賓射亦
如之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
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彼射

安能以中推此則賓射而眡瞭奏鐘鼓使夫與射之
賓循所奏之聲莫而後發發而不失正鵠而賢不肖
觀矣夫射有三大射也賓射也燕射也司裘於王共
虎侯能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能侯豹侯大夫共麋
侯皆設其鵠大射之侯也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已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
卿大夫一侯二正士豨侯二正賓射之侯也梓人張
五采之侯是已鄉射記曰天子熊侯白首諸侯麋侯
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畫以鹿豕燕射之侯也
梓人張獸侯以息燕是已大射有鵠猶賓射之有正
射飾其側猶賓射之有皮賓射側皮而中五采大射
側中皆皮其側同其所異者中而已賓射之樂眡瞭
奏之大射之樂大司樂令之燕射之樂樂師帥之

鼙愷亦如之其音

鑄師凡軍之夜三鼙皆鼓之守鼙亦如之掌固曰夜三鼙以戒號鄭氏皆謂鼓之以鼗鼓然鼗雖鼓人用之以鼓軍事諸侯執之以振旅要皆非鼙夜之鼙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鼙夜半三通為晨戒平旦五通為發明二鼙之制大率若此鄭氏之說不亦昧乎樂志曰長丈二尺曰鼙鼙凡守備及役事鼓之其言守備則是及鼓役事則非矣鼓人不云乎鼙鼓鼓役事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鼙守下之所以事上役下必以仁未嘗不欲緩故以皐鼓鼓之事上必以義未嘗不欲蚤故以鼙鼓鼓之皐與鼙字殊而理一考工記鞀人為皐鼓春秋傳曰魯人之皐又曰皐下照詩曰鶴鳴于九皐則皐為下隰之地其土濕以緩

故皐與鼙皆有緩意其名鼓不亦可乎大旅之祭比大喪為輕故先言大喪而大旅亦如之鼙愷之樂比賓射為輕故先言賓射而鼙愷獻亦如之然軍之鼙夜以鼙所以同憂成少者也獻功以愷所以同和樂者也惟能同憂戚然必可與同和樂故愷樂獻于社而眠瞭奏鐘鼓以樂之則人人孰不出死斷云而愉哉

樂書卷第四十八終

山卦論曰變如...
或必變而必同變如...
宜律為鍾姑表言...
大變為神也言...
此與變言...
其字連下...
大然之象也

禮記卷四十九

周禮訓義

春官

典同

磬師

典同

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器

陽六爲律自黃鍾至無射陽聲也陰六爲同自大呂至應鍾陰聲也陽聲左旋故始於子終於巳陰聲右轉故始於丑終於卯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蓋乾位西北氣覆而爲天衆陽之主也坤位東南形載而爲地衆陰之主也然天雖爲衆陽之主而有陰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天所以有陰陽之聲也

地雖為衆陰之主而有陽焉故曰立地之道曰柔
剛此地所以有陰陽之聲也麗乎乾者於卦為震
麗乎坤者於卦為離為兌震坎陽卦也然而多
離兌陰卦也然而多陽語其位則正四方之卦而已
此四方所以各有陰陽之聲也天地四方陰陽之聲
出於自然者也六律六同陰陽之聲出於人為者也
即人為之聲辨自然之聲而為樂器此揚子所謂作
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者也道生一則音而為陽
生二則耦而為陰三生三則陰陽參和而為冲氣三
生萬物而樂器取具焉是雜比十有二聲而和之取
中聲以為樂器之意也易曰制器者尚象記曰聲樂
之象也即十有二聲以為樂器得不為制器尚象者
乎夫同所掌者器也大師所掌者聲也器與聲故

言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聲則
各有所合故言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凡聲高聲砒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歛達聲贏微
聲縮回聲衍侈聲侏弁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古者鳧氏為鍾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弁
之所由興皆有說焉故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
杵弁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
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
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遠
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六分其金而錫居
一謂之鍾鼎之齊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
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所制有
齊而無高下厚薄之偏所容有量而無達回侈弁之

過其聲一歸正緩之中和而已記曰樂者中和之紀
荀子曰樂之中和也國語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
之以制度律均鍾左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
彈矣然則樂器之尚中聲其已久矣古之制樂器始
於伊耆氏以葦為籥以土為鼓籥則三孔而中聲通
焉土則冲氣而中聲鍾焉由是推之辨十有二聲雜
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為樂器豈不信哉周景王將
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非之失是故也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昔黃帝命伶倫斷竹制十有二律命管接鑄金作十
有二鍾故為樂器莫不以律為之數度以鍾為之齊
量故言十有二律則知聲之為鍾言十有二聲則知
律之為管樂記先王作樂而音越之度數考工記樂

氏為量而言聲中黃鍾之宮蓋本謂此別而言之律
與同異合而言之同亦律而已此所以以有十二律
之說也不言十有二鍾而言聲者鍾於八音為金金
於五行為言秋言之時聲所自出此所以言聲以見
鍾也

凡和樂亦如之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先王作樂以形
而上者之道寓之形而下者之器雖非數度而不離
於數度雖非齊量而不離於齊量其為數度也即十
有二律而已其為齊量也即十有二聲而已其特樂
器為然凡以鍾律和樂亦如之書所謂律和聲者此
也先儒謂調其故器豈其然乎古者上農播土出金
上工磨石出玉琨瑤篠簜齒章羽毛而樂器備矣樂

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由此觀之先王本道以制器因器以導樂凡為樂器數度齊量雖本於鍾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則樂器雖多其能外乎八物哉大師於樂器言播亦播八音之意也伶州鳩曰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推此可類舉矣

磬師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

石樂之器也聲樂之象也古之人為磬尚象以制器豈貴夫石哉尚聲以盡意而已故舜命夔典樂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磬之為器其音石其卦乾其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為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於方有西有北於時有秋有冬於物有金

有玉以分有貴賤以位有上下而親疎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之論磬謂其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此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有至於此則磬之尚聲可知矣書之言球必以鳴先之者亦此意也磬師所掌不過教曉擊之而已既瞭言掌擊笙磬頌磬則鐘舉矣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則鐘磬皆在所編也於鐘言編則磬舉矣鐘磬常相待以為用國語曰金石以動之是也有編者必有不編者存焉明堂位曰叔之離磬編則雜特則離離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言磬如此則鐘可知矣荀卿言縣一鐘戴禮言縣一磬言特縣鐘磬如此

則編鐘編磬亦可知矣爾雅曰大磬謂之馨大鐘謂
之鐃豈特縣者乎磬師於磬言擊舉特縣以見其編
者也於鐘言編舉編縣以見特縣者也鐘之特縣有
鐘師掌之其不言宜矣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
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
古之制也後世加以四清而先儒有編縣二八之說
不亦悞乎論語曰擊磬襄入于海豈亦周之樂師歟
孔子擊磬於衛而荷蕢者謂其有心是不知孔子擊
磬於衛欲其辨父子君臣之名而正之非有心於為
已故也

樂書卷第四十九終

樂書卷第五十

周禮訓義

春官

磬師

鐘師

磬師

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縵之為樂操之而敬縱
之而慢在始學者為易習比朝祭為尤慢雜聲之和
樂者也凡祭祀用焉非大祭祀之時也儀禮燕禮若
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蓋人君之於天下其智
足以知避就知出入則可以樂矣嚮明而治體天道
在南方之時出而與萬物相見者也嚮晦入燕息體
天道在北方之時入而與萬物相辨者也入而與物

辨則無為也。以飲食燕樂而已。燕樂之樂雖施於賓客。凡房中亦用焉。磬師雖非主教。縵樂燕樂然其鐘磬而磬師實豫教之。開雎之詩曰：樂得淑女琴瑟友之。繼之以樂得淑女鐘鼓樂之。豈古房中之樂邪？房中之樂未嘗不用鐘磬而鄭氏以為不用焉。是不考磬師之過也。

凡祭祀奏縵樂

人之於樂有奏者有奏之者。磬師凡祭祀以鐘磬奏。縵樂非奏者也。奏之者而已。磬師以鐘鼓奏。縵樂而鐘師又以鐘鼓。鼓之者凡作樂皆曰鼓。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啟謂之毓。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寒。以至鼓琴鼓瑟鼓簧鼓缶皆以鼓為別。縵樂謂之鼓不亦可立。

鐘師

鐘師掌金奏

樂記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左傳曰：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撻則和於物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蓋鐘之為器於物為金於方為西秋分之音也。其輕重有齊多寡有量小大有宜。聲音有適先王以鳧氏為之。鐘師掌之。奏之以為樂。然而已。鐘師掌金奏而不及金奏之鼓。鑄師掌金奏之鼓而不及四金之音。聲有鼓人之職存焉。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而府史胥徒皆在所統。謂之鐘師不亦宜乎。鐘以止聚為義。先儒謂鐘之為言動也。疎矣。

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

族夏械夏鷩夏

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械夏公出入奏鷩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而與物相見則粲然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然多故常生於豐大之時而無故每見於隨時之義則其出而與民同患又不可不思患而預爲之戒也禹作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爲歌而夏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曷嘗不先患慮患而戒之哉且天下之民以王爲之君九夏之樂以王夏爲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然尸之於神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以召之也神載於

幽繼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爲出內之爲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享非可却而外之也容而納之係而屬之安賓客悅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爲文西南爲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之則其功卒於黜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有功奏章夏古者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之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族之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奏族夏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爲然樂亦如之是以先王於樂

未嘗不以戒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戒夏大射公入
 驚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不期驕而驕至
 祿不期侈而侈生則自放驕傲之志難乎免於身矣
 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驚示戒焉故公出入奏
 驚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之樂必終於戒驚
 者以交為文故也若然尚何壞之有乎詩言鐘鼓既
 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其名而亡其辭蓋若豳雅
 豳頌矣國語曰金奏肆夏禮器曰其出也肆夏而送
 之蓋重禮也郊特牲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
 也又曰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玉藻言君子
 佩玉行以肆夏春秋襄四年晉侯享穆叔奏肆夏燕
 禮奏肆夏由此觀之夏之樂天子用之於祭則送逆
 以用之於享則逮元侯其施於身則行步登車佩玉
 而已以其所以施於身者行於祭享之間蓋重禮也
 諸侯謹度於王有臣道焉制節於國有君道焉故燕
 禮與賓入門而奏肆夏以有君道也兩君相見奏肆
 夏可也若夫以君而享臣為臣而用之豈先王之禮
 哉此晉侯以享穆叔春秋所以譏之趙文子奏於家
 郊特牲所以非之也古者上農掘土出金以為鐘其
 聲尚角上工磨石以為磬其聲尚羽故磬師掌教擊
 磬未嘗不及鼓要之磬師以磬為主故以磬先鐘鐘
 師以鐘為主故以鐘先鼓然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
 後鐘以應之故虞書論世上下之樂以鼗鼓為先笙鏞
 次之商詩以置我鞀鼓為先庸鼓次之周詩以鼗鼓
 為先惟鏞次之是故鼓大驪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
 天先而地從之鼓先而鐘從之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謂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鐘鼓之文而不知用鐘鼓之意也仲尼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以為樂在於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為不在於鐘鼓則鐘鼓不耘吾無以見聖人矣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禮記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又曰食饗所以正交接也蓋先王之交鬼神也非祭則祀其接賓客也非饗則食祭之以其物有養而親之之意所以致愛也祀之以其道有止而寧之之意所以致敬也饗以飲為主有鄉之之意亦所以致敬也食以食為主有養之之意亦所以致愛也燕之為禮雖與祭祀饗食不同要之亦不過致愛敬而已故文王鹿鳴之燕羣臣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

將其意是致愛也待之以嘉賓之禮是致敬也然則凡祭祀饗食如之何不若燕樂乎以儀禮考之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幣故有酬幣燕亦如之又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饗食之禮既同則其樂亦不嫌於同矣以鐘奏九夏則奏燕樂以鐘鼓亦可類舉矣鐘陰聲也左天則陰陽和然後萬物得在樂則鐘鼓應然後八音諧故獨鐘不能以和聲獨鼓不能以成樂是以鐘師掌金奏必以鼓倡之鼓人掌六鼓必以四金和之然則於論鼓鐘其義豈不深且遠哉凡祭祀用樂亦有所謂不用焉祭義曰禘有樂而嘗無樂是也凡饗食用樂亦有所謂不用焉郊特牲曰饗有樂而食無樂是也周制四時之祭有祠而無禘其食又以樂侑之則禘饗有樂而食嘗無

樂非周制也奏樂先祭祀後鄉

食者禮莫重於祭故也

樂書卷第五十終

樂書卷第五十一

周禮訓義

春官

鍾師

笙師

搏師

鍾師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鄉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
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因而飾之以禮樂
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
飲禮燕禮行而君臣之義明矣鄉飲禮行而長幼之
序明矣故凡射上自王侯下逮卿士莫不各有所奏
焉大射之禮鍾人以鍾鼓奏陔夏鄉射以鼓奏陔夏
諸侯尊以鍾鼓奏之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蓋自王
達於士其奏射樂宜皆以鍾鼓為節不然九夏之樂

安得並以鍾鼓之乎。眡賸賓射奏其鍾鼓是也。然王道成於騶虞，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蘋，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王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亦在所可也。士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況樂乎？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

掌鼗鼓編樂

古者振旅，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鼗，旅師於將師為卑。其執鼗鼓，其鼓之卑者，與樂記曰：鼗鼗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鼗鼗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蓋本諸廿二考之儀禮。

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先儒以應為鼗，則鼗與鼓比建，而鼗常在左矣。鍾師鼓，縵樂而擊鼗以和之。蓋縵樂於朝祭為慢，鼗於衆鼓為卑，以鼗鼓和縵樂，夫是之謂稱。

笙師

笙師掌教敎竽笙埙箎簫簞篪箏

古者造笙以匏為母，列管匏中，施簧箎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竽之為器，三十六簧，是皆美在其中，而宮聲出焉。埙之為器，平底六孔，內虛而上銳，其音土，其形負而天地冲氣存焉。以至三孔之簫，二十三管之簫，八孔之箎，五孔之篪，併吹之，管無非道中聲。

也故笙師掌而斂之此言斂笙詩言吹笙鼓簧者斂以翕為主而貴中聲吹以口為主而尚人氣故也春牘應雅以教械樂

械夏之樂先王所以示戒也故笙師教之必先斂笙笙填籥篪簫箏者所以作之也繼之春牘應雅者所以節之也曲禮曰春不相樂記曰治亂以相言牘應雅則知春之為相於相言春則知牘應雅無非春也牘猶簡牘之牘殺其聲而使小者也應猶應馬之應物因其聲而應之也雅猶佳而且順放淫邪而正之也笙師之教械樂有春以相之牘以殺之應以應之雅以正之確乎鄭衛不能亂也儀禮鄉飲賓出奏陔鄉射賓興奏陔燕禮大射賓醉奏陔先儒以陔為械則陔械字殊而義一其示戒一也九夏以此終而行禮

至是終焉豈書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歟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天子會諸侯鄉大夫士之射必飾以禮樂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禮故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鑄皆南陳鄉射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采芣采蘋而歌笙間不與焉鄉飲酒笙入堂下磬南面立其南禮座入立于縣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南有樛木笙南有英有鹿由儀即是推之燕射之禮均用鐘笙之樂則祭祀與饗用之亦可類見矣凡祭祀饗射與燕而笙師共鐘笙之樂者蓋笙師摠而合於上府史胥徒之類共供之於下儀禮所謂笙一人豈笙師歟所謂衆笙豈府

史胥徒 之類歟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和非笙無以倡始笙非
和無以成聲笙必入于縣中者以有鐘磬之縣而笙
獨處中與之相應故也磬師有笙磬之樂笙師有鐘
笙之樂相與聯事合治故也後世以竿笙巢笙和笙
為三笙失之遠矣
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奏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笙師之於樂器大喪則廞之而不作以不聽樂故也
及葬奉而藏之以葬也者藏故也大旅則陳之饌處
而已不必涖縣故也

鑄師

鑄師掌金奏之鼓

周人名官多以小見大故鑄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鑄

師猶守廟祧謂之守祧典同律謂之典同也今夫細
鈞有鐘無鑄昭其大也大鈞無鐘甚大有鑄鳴其細
也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鑄大鈞宮商
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鑄則鑄小鐘也晉語左氏鄭伯
嘉納魯之寶鑄晉人賂魯侯歌鐘二肆及其鑄韋昭
杜預皆以為小鐘言歌鐘及其鑄則鑄小鐘大可知
鐘師掌金奏則大鐘也鑄師掌金奏則小鐘也鄭康
成曰鑄如鐘而大孫炎郭璞釋爾雅大鐘謂之鑄鑄
亦名鑄不亦失小大之辨乎許慎曰鑄鑄于之屬所
以應鐘磬也於理或然鐘師掌金奏之鼓蓋有金而
無鼓不足以作樂故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而晉
鼓鼓金奏居一焉然則鑄師掌金奏之鼓豈晉鼓歟

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罇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爾雅曰大鍾謂之鑄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凡樂象成以民功爲大大謂之鑄以其能考大功故也小謂之棧以其声淺且柞故也大而不鑄小而不棧其声輕疾而以剽名之與楚人以相輕爲標同意大射禮鍾先而罇後則先大後小鍾罇處磬鼓之間則声常與磬鼓相應故鍾師奏九夏眡瞭掌播鼗擊磬未嘗不以鐘鼓况罇師掌金奏之樂而不以鼓乎由是觀之鐘鼓之於樂猶君之於國父之於家也一國之事必本之君一家之事必本之父然則凡樂事必本鐘鼓可知矣鍾師言凡祭祀饗食而不及賓射者以鍾師奏九夏未嘗不及賓凡射奏騶虞之類未嘗不及射故也罇師言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而不及燕者燕禮之縣有鐘磬而無罇故也考之序官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罇師則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而已是鐘之爲器重以大其官屬不得不多罇之爲器輕以小其官屬不得不少也抑又罇者迫也而其字從薄迫則其量小薄則其舉輕則罇爲小鐘明矣昔黃帝鑄十有二罇加五音以詔英韶後周亦以十二罇相生擊之聲韻克諧則罇鐘之小者蓋編縣之罇非特縣者也先儒以之爲特縣豈誤以爲大鐘邪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

古者行軍止則以車爲營衛動則以之勝敵固足以包軍矣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取之六鄉六國取

之三鄉以至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要皆取足包敵而
已軍大獻奏愷樂而言凡者非兼侯國之軍特天子
之制也凡為王敵所傷者獻功於王而王使獻之於
社則歸功於神而已謂之大獻與苟有所獻者異矣
軍大獻獻者之職也使罇師鼓其愷樂受獻者之事也
凡軍之夜三鼓皆鼓之守鼙亦如之

天以日月為晦明日月以晝夜為分晝日出為晝而
於卦為晉日入為夜而於卦為明夷序卦曰明夷傷
也傷之者至可不思患而預為之戒乎鼓人凡軍旅
夜鼓鼙軍動則鼓其衆眡瞭賓射皆奏其鐘鼓鼙愷
獻亦如之凡軍之夜三鼙罇師皆以金奏之鼓鼓之
然則備守之鼙雖非施於夜其鼓金奏之鼓亦視諸
此眡瞭先鼙後愷以其能與同憂然後可與同樂也

師先愷後鼙以其雖主於獻功其樂又
之備也

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罇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之吉禮鼓其
大喪之凶禮斂其樂器其奉而藏之
器也吉凶之禮雖異而其樂器固未
奏與廡而已

罇師

罇師掌教罇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
一之為數道之所生德之所由以
伏而為朱達之上則一陽升而為
以舞大武則赤鞮以舞不過武
奠以作六師左傳謂罇章之附

罇亦加之
一之內則一陽
舞若朱干
請曰罇鞮有
事書兵服而

以鞞鞞之服作六師則鞞師所
豈特舞東夷之樂而已哉朱子
象德之末樂至於舞則所樂之
豐光盛大之時不足以講此故
不出乎動德之容而已故本德
末德之舞教之於鞞師豈非本
鞞師之於鞞樂非特以言教之
以身帥其屬而舞之蓋鞞師下
以二下士帥十有六人而舞則
之舞又可知矣鄭康成謂如特
讀如味食飲之味杜子春讀為

旄人

凡四方

凡四方

之樂三人操整牛尾而歌八闋
操之以舞矣旄牛之尾舞者所
整牛之毛卿士所設以標識者
也夷樂非華夏之樂也旄人之
凡四方以舞而仕者不在以
人而舞者衆寡無異也此特是
教也古者有常產三三有問已
產之民也其樂三三有問已
不舉夷樂也其樂三三有問已
內自華三三有問已
為一家三三有問已

凡祭祀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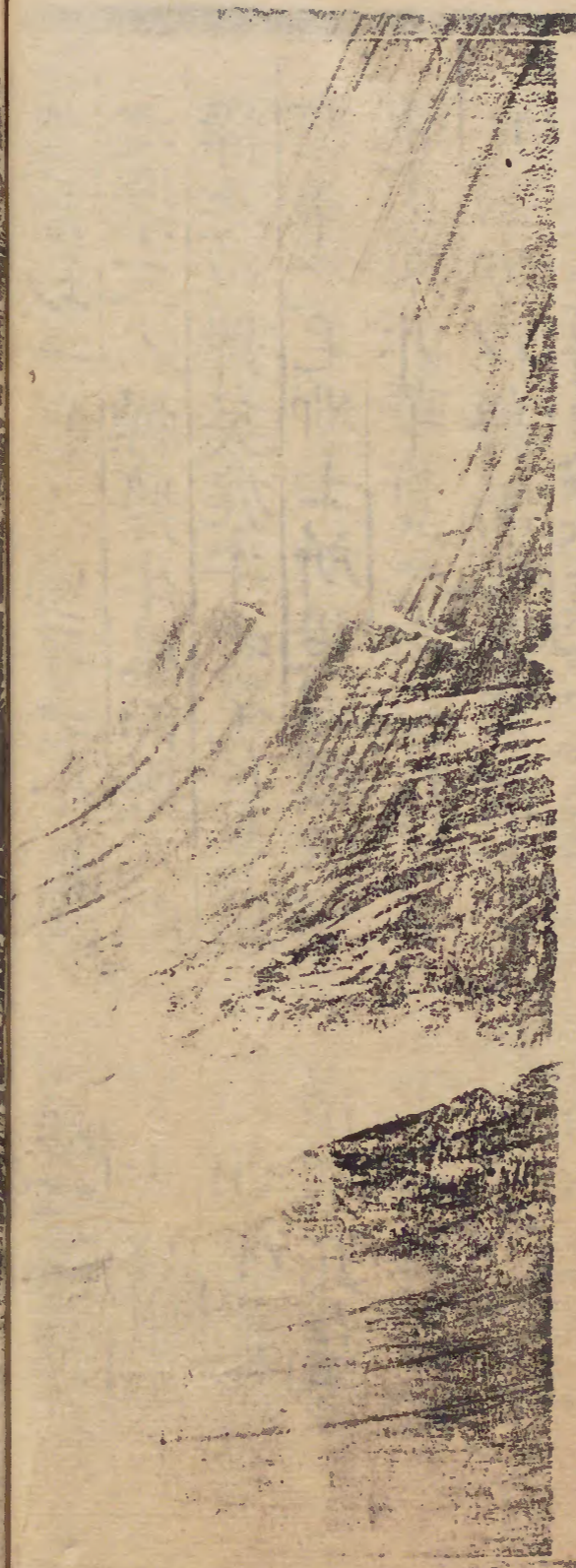
凡祭祀官

辨居一焉昔葛天氏
操之以歌未有不
以指麾猶旌旗注
也散樂非在官之樂
也非特教舞是而已
獨焉故旄人下士四
之而已未必皆在所
民在官之樂猶常
相教之則教無微而
逮夫以散樂之微
行乎其中夷夏有不

凡祭祀饗食奏樂
皆旋人也奏之謂之舞
之變盡於此矣

凡祭祀賓客無燕樂
之則形之動靜性術

樂書卷第五十一



樂書卷第五十三

周禮訓義

春官

籥師

籥師

籥章

鞀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欲籥

明堂位曰黃梓土鼓莛籥伊耆氏之樂也籥之為器
如笛而三孔主中声而上下之春分之音也三孔則
冲氣出焉春分則陰陽中焉此律呂之所由生也始
乎葦伊耆氏施於索饗之祭是已成乎竹周人以之
教矇樂是已詩之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賓之
初筵曰籥舞笙鼓樂既和奏鼓鐘曰以雅以南以籥
不借春秋書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公羊

曰去其有吉者存其無吉者以是考之籥之為樂笙
鼓資之然後和奏雅南資之然後不僭一要宿於中
吉而已聲之所謂文者如此羽之為物物得之以自
飾人得之以飾物舞者執籥於左而敝之秉羽於右
而舞之其容一應乎聲而已容之所謂文者如此籥
師掌教國子有在於是豈非上以贊大司樂之教大
舞下以成樂師之教小舞邪爾雅曰大籥謂之產中
謂之仲小謂之箛籥之大者其聲生出不窮非所以
為約也小者其聲則約而已若夫大不至於不窮小
不至於太約此所以謂之仲也然則鄭郭三孔之籥
豈其中者歟毛萇六孔之籥豈其大者歟雖然皆不
出乎中言而廣雅有箛七孔謂之笛之說豈傳會七
音之說而遂誤乎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鄉食則亦如之大喪歎其樂
器奉而藏之

大宰以禮待賓客之治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
儀統而言之賓客皆以禮待之分而言之以禮待賓
以儀待客則賓尊而客卑矣敵主者賓也休戚利害
同焉承主者客也休戚利害異焉大宗伯以饗燕之
禮待四方之賓客內宗掌宗廟之祭祀庶子以饗賓
客之饗食亦如之別之則賓客鄉食未嘗或同合之
則賓客者鄉食食之人饗食者賓客之禮未嘗不會而
為一也蓋王之於諸侯有主道焉諸侯臣之於王有
客道焉所謂賓者不過諸侯爾故上公饗禮九獻食
禮九舉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
饗禮五舉而諸男如之則諸侯之臣亦可類見矣祭

祀賓客饗食之禮如此則所鼓之樂亦可知矣古之
舞者未嘗不節之以鼓詩曰箜篌舞笙鼓又曰鼓咽咽
醉言舞鼓其羽箜篌之舞則執其羽箜篌習其俯仰屈伸
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進退得齊焉夫然
以事鬼神而祭祀以待賓客而饗食而箜篌師能之則
其職業修舉可知然箜篌師鼓羽箜篌之舞則文舞而已
干戚之武舞不與焉者以掌箜篌為主故也司干掌舞
器則武舞而已羽箜篌之文舞不與焉者以掌干為主
故也文王世于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箜篌皆以東序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祭師學戈箜篌師丞贊之仲尼
燕居曰夏箜篌序興則夏箜篌者用夏禮以為箜篌舞也周
之時皆以箜篌羽舞文樂而文王世子使箜篌師學戈豈
夏商之制歟

箜篌章

箜篌章掌土鼓函箜

土之為行天五其生數也地十其成數也水之為行
天一其生數也地六其成數也土成於地十則足以
勝水使地十反於天一有復本反始之意也禮運曰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蕡桴
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明堂位曰土鼓蕡桴
桴葦箜伊耆氏之樂也郊特牲曰伊耆氏始為蜡蜡
也者索也歲十二月人聚萬物而索饗之主先嗇而
祭司嗇也土爰稼穡而黍土產也坎為豕而豚水畜
也燔黍以為飲捭豚以為食雖曰禮之初始於此然
亦即此而作樂焉則樂亦始於此矣蜡祭之禮蕡桴
土鼓葦箜之樂皆起於伊耆氏彼土為索饗之祭亦

因土反其空水歸其壑之時行報本反始之禮焉然則籥章用土鼓函籥以致報本反始之義亦祖述乎此也且蜡之祭也王先嗇而祭司嗇先嗇神農也司嗇后稷也周家王業本始於后稷後世因之以行禮蓋有由始也杜子春以土鼓爲瓦鼓而以革飾之是不知伊耆氏之世未有范金合土之制與壺涿氏炮土之鼓異矣

中春晝擊土鼓歛函詩以世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歛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歛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風雅頌合而爲詩成而爲章詩序曰情發於声吉成文謂之音蓋詩者由声之所止也籥者中声之所出也土者中声之質行焉籥章所歌者函詩所擊者土

鼓所歛者函籥以之逆暑迎寒必本中春晝中秋夜祈年祭蜡必歛函雅頌者以中声之詩奏之中声之鼓歛之中声之籥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声所順者中氣無往不爲中和之紀矣今夫函雅頌之名雖存其辭與義亡之矣鄭康成自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至女心傷悲迄及公子同歸爲函風自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至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爲函雅自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至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爲函頌固哉鄭氏之爲詩也然則雅頌天子之詩也函可得而有乎曰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故文武之功實起於后稷既追王以天子之禮亦必追以天子之樂其用天子之詩不亦宜乎暑言逆主之也寒言迎客之也

鞮鞻氏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声歌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

王者用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用當代之樂明有制也用四夷之樂明有懷也東夷之樂曰昧持弓以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以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柷離持鉦以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以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四夷之樂也東夷之舞緩弱而淫襲南夷之舞躡迅而促速西夷之舞急轉而不節北夷之舞沉壯而不揚四夷之舞也四夷樂舞如之則声歌可知其不言舞者以鞮師旄人見之也先王之於夷樂雖有所不廢然夷不可亂華哇不可亂雅蓋亦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此夾谷之會齊人奏之孔

子所以却之歟然夷樂必使鞮鞻氏掌之何也王制推之被髮文身為東夷雕題交趾為南夷者毛為北夷至於西夷則被髮衣皮而謂西方曰狄鞮則鞮鞻氏以衣皮名官也鞮則去毛以為革有去彼適我之意而所履者有是而無非矣楊雄所謂東鞮亦是意也匈奴謂漢曰若鞮豈知禮義者之言乎土婁之壤婁土而聚之木婁之樓婁木而構之然則革婁之鞮豈非婁革而為之乎由是觀之鞮婁蓋四夷所履也記禮者以之名方周禮以之名官非特所履為然鞮師以所服名之旄人以所執名之是夷人之樂不可得而詳所可得而知者不過是三者而已明堂位曰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公之四夷之樂惟天子得用之豈魯以蕞爾之國亦得三

之乎以為周公有人臣不可及之功用之於六廟也以為廣魯於天下是啓魯公僭亂之心非禮禮之言也竊意魯之俗儒溢美其國張大其言以冀後世歟旄人言人鞮鞮言氏又何也曰春秋之法凡繼世者皆稱氏凡微者皆稱人微者稱人如齊人曹人伐宋齊人衛人伐鄭之類是也若夫稱氏所配固不一矣姜氏子氏以氏配姓李氏臧氏配族哭於賜氏以氏配名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滅赤狄潞氏以氏配國母氏聖善以氏配親言生氏以氏配尊旄人稱人微者故也鞮鞮稱氏非也別旄人鞮師而已

樂書卷第五十三終

樂書卷第五十四

周禮訓義

春官

與庸器

司干

大祝

司巫

女巫

典庸器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

莊子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皆得謂之有德蓋得也者德也道以其未能不知其然故也揚威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之於遠人豈事征伐為哉以謂也然後用征伐以勝之得其

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謂之道樂記曰禮樂德則幾道而未至於次也由是觀之先王以德來之而不吾懷則俘之為臣妾得其

物則藏之為庸器春秋傳委氏以所得齊兵作林鍾而銘魯功得非庸器之謂乎藏之為可久樂器以同民心者均以典庸器掌之言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虛陳庸喪廢筍虛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虛見於文則文同同筍虛飾以羸屬磬虛飾以羽屬筍皆飾以麟屬其文若竹筍橫之而設以崇牙其形高以其形直以舉靈臺詩曰虛非詩曰設業設虛崇牙樹羽則

樂由是推之筍虛之制非特高而已有之自夏后氏已然也鬻子曰大禹銘於筍虛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百獄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証古者祭祀設筍虛以顯先王之業陳之功饗食賓射亦然君子敬則用祭器之於庸器無事以藏之為善有事於筍虛也吉事設之以飾喜凶事廢為奠者竹生於東南故也虞亦為虛

司干

下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亦如之大喪廢舞器及葬奉而藏之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先王因象以制器由器以

明象則聖人制作之意豈徒然哉周頌維清奏象舞
則舞器雖於樂為末亦未嘗不尚象而為之也故文
舞以象德武舞以象功形異必異名分異必異守凡
為器皆然况文武之舞乎司干掌舞器者也祭祀賓
客之際舞者既陳則以器授之既舞則受而藏之此
言通所以異於凶也大喪則廢之既葬則奉而藏之
此凶禮所以異於吉也諸子凡樂以舞器主教國子
之官言之與凡舞者既陳異矣司干稱樂器聲音之
器以十有二律
凡稱舞器形容之器也聲音之器以十有二律
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形容之器以干戚
武以羽籥飾其文書曰舞干一干兩階郊特牲
設錫冕而舞大武明堂位一朱干玉戚冕而舞

大武皮弁素積揚而舞大夏祭統君執干戚就舞位
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曰朱干玉戚以舞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詩曰日之方中公庭萬舞左手
執籥右手秉翟蓋干戚武舞之器羽籥文舞之器而
器豈武哉然武舞之器干飾以朱所以象事戚飾以
玉所以象德或以干配戚記所謂干戚以舞之是也
或以干配戈記所謂春夏學干戈是也或以干配揚
記所謂弦歌干揚是也然干之為器所以自衛非所
以伐人也武舞以自衛為主此鼓人舞師所以先兵
舞君舞所以重摠干名官所以用司干也言武舞之
器如此則文舞之器亦可知矣故舞社稷以帗四方
以羽旱暵以皇四夷以旄無非文舞之器也或以羽
配旄記所謂飾以羽旄是也或以旄配狄記所謂旄

五
狄以舞之是也或以翟配籥簡兮之詩是也文舞陽也陽主聲武舞陰也陰主形干則形也武舞莫先焉籥則聲也文舞莫先焉此鼓羽籥之舞所以名官以籥師也於文舞言禘則武舞必襲矣於武舞言冕則文舞必弁矣武舞言萬舞則文舞不必萬人矣文舞言八佾則武舞可知矣公羊言八佾舞大武可也以朱干玉戚為舞大夏不亦誤乎

大祝

大祝隋豐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大司樂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祀蓋祭祀逆牲逆尸之時令奏肆夏昭夏在大司樂其令以鐘鼓奏之者大祀而已彤弓之詩天子所以饗諸侯者也始言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繼言鐘鼓既設一朝右之祭饗之禮均令以鐘鼓之右亦如之豈饗而右之邪與享右祭祀之右同意此九儒以右當為佾未必然也

司巫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昔湯有七年之旱設為雩祭以禱之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榮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興歟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由是知雨雩之祭為大旱而設號嗟而請之者歟爾雅曰舞雩雩也女巫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置其然乎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女巫無數而舞之凡以達陰中之陽使雲徂而雨作矣雖然非以為得求焉與民同憂以文之故也穀梁以得雨為雩不得為旱與社預以雩為遠誤矣春秋上下二百

四十年間書大旱二書大雩十有九何大旱少而雩多邪今夫國大旱然後雩則春秋書雩多非大旱而為之抑又僭天子之禮而行之也其稱大譏其僭也與書大事于太廟同意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則其為旱亦小矣小旱則小祝寧之而已不必帥巫而舞也帥巫而舞其為大旱可知矣若夫穆公素不有憂民之心迨天不雨然後欲暴愚婦之巫而望之母乃已疏乎記曰雩禱祭水旱也黨正春秋祭禱論語舞雩於春服既成然則雩祭或春或秋遇旱而為之非有常時也左氏必以為龍見而雩過則書之月令以大雩帝用盛樂在仲夏之月是不知仲夏龍見之時非常旱之月也趙氏言凡祈澤曰雩則是稱大國備雩也勤民之祀也故誌之母乃已失乎爾雅

女巫

虹也蜺為孽貳蜺蜺謂之雲孟子曰若大旱之望也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山之真氣雄謂之虹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霓陰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散而霓見矣雲則有氣可望雷則有形可望此大民所以望之也蜺蜺陽物也陽亢而旱暵至矣舞雩之時也因以名之不亦可乎

巫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莪歌哭而請

陰陽和則為雨陽既亢矣陰莫能下之則為旱陽為難矣陰莫能制之則為暵暵雖為旱其非太甚者也猶未為大旱焉中谷有蕓之詩言暵其乾矣繼之暵其翰矣終之暵其濕矣旱暵之謂也漢之詩言旱既太甚蘊隆蟲蟲繼之則不可推則一不可沮終之龜

魘畏去散無友紀大旱之謂也大旱則司巫帥羣女
巫而舞之旱曠則不必帥之特女巫無之而已舞師
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曠之事蓋歌以致神哭以祈哀
風陽物也皇陰物也旱曠之禮以皇舞之亦助達陰
之陽之意也魯以南門為雲門董仲舒有閉南門
之說是皆溺於陰陽者流非經意也

樂書卷第五十四終

樂書卷第五十五

周禮訓義

夏官

大司馬

掌固

射人

諸子

大僕

司戈盾

大馭

大司馬

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鑼鑼之節
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
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鑼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
之節

鼓鐸鑼鑼以節行也故於振旅辨之王執路鼓軍事
非王所執也以道御衆而已諸侯執賁鼓則執事焉
軍將執晉鼓則將之事有進而已師帥執提則鄭氏

以爲鼓之有柄者然無所經見旅帥執鼙則卑故也
卒長執鐃以止鼓也兩司馬執鐸以通鼓也公司馬
執鑼以節鼓也故尊者執之金陰也故卑者
執之止鼓則與陽更用事焉故卒長執之通鼓節鼓
則佐陽而已故兩司馬公司馬執之蓋大司馬之職
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芟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
自王侯至於旅帥所執異鼓自卒長至於公司馬所
執異金尊卑莫不有辨進止莫不有節教成於四時
之田功收於四方之戰則兵常寓於農戰常寓於獵
以守則固以征則強而常適中焉由此其本也軍政
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所以一
人之耳目也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
耳目也豈非師之耳目在吾鼓旗邪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
功則厭而奉主車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若師有功左執律示居
而不用之意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
之若師不功厭而奉主車示悲哀而泣之之意由是
觀之先王之於兵不得已而用之夫豈樂於殺人爲哉

掌固

掌固書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鼙以號戒
古者軍法立則三表車則三鼓徒則三刺令則三鼓
戒則三闕然則掌固掌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凡守
者受法焉書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鼙以號戒者皆
推用兵之法而爲之以守則固以征則克其致一也

射人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
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獲二容樂以狸
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
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一獲一容樂以采蘩
五節二正

天子諸侯尚威孤卿大夫尚才士尚志威以服猛為
事而虎熊豹皆猛獸也故天子大射之侯以之才以
除害為職而麋害穀者也故大夫大射之侯以之士
以有志四方為能以勝夷狄之守為善而豳胡犬也
故士賓射之侯以之然燕射天子降以熊諸侯降以
麋大夫升以虎豹士用鹿豕者息燕勞功則禮殺於
祭祀賓客故天子諸侯殺其威然後能下下孤卿大
夫隆其才然後能衛上大夫隆其才以至於威士隆

其志以至於才則燕之為禮所以異大

分守也天子三侯皆五正諸侯二侯

謂三侯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

侯二正而已其說非也司裘

侯賓射亦二侯畿內諸侯

四耦則三侯六耦矣昔晉范獻

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方

能如禮故也典命凡國家宮室古

九為節侯伯皆以七為節子男皆

之禮也射人王以騶虞九節諸侯

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五節者

不及王者為諸侯以下制故也射

者士卑無嫌故也

上公皆以
節者先王
七節卿大
之樂也典命
人士節與子男同

諸子

諸子掌國子之倅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大司馬之職也故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諸子之正舞位不必以版也特戒令治而已凡祭祀賓饗舞者既陳而授舞器司干之職也故既舞則受之諸子不必既受也特以其器授之而已文王世子曰不舞不授器司兵祭祀授舞器豈不在與舞之時乎

大僕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窮達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庶子

路鼓之建於寢猶晉鼓之建於軍也吳與越戰載常建鼓豈軍將所執之鼓歟鼓人以路鼓鼓鬼享田獵達窮者與遽令亦用之豈王所執之鼓歟鼓人言詔王鼓大僕言軍旅田獵贊王鼓戎右詔贊王鼓先儒謂王擊一面大僕戎右佐擊兩面惟前一面不擊觀此則路鼓四面可知矣

司戈盾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擬旅賁父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

天生五材而兵居一焉舞有四等而兵居首焉蓋兵之源發於人之爭心而五兵之制有象自然之物類矛屬春戟屬夏戈屬秋鉞屬冬各適其用而已五兵之用有施於車者有施於步者戈戟戟首矛夷矛施於車者也無夷矛而有弓矢施於步者也授舞者兵則施於步者非施於車者也故大僕王射則贊弓矢

大司樂王射詔諸侯以弓矢舞然則武舞之器豈特朱干玉戚哉弓矢亦在其中矣然干以立戈欲倒弓欲弛矢欲止而武又欲止戈焉司兵一戈盾皆授舞者兵而寓意於此夫豈以樂殺人為哉彼舞者兵不言既舞受之則以干見之也

大馭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凡馭路行以肆夏以采薺凡馭路儀以和亦為節

爾雅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曲禮曰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則行於步為敬趨於走為緩也釋草云薺草一薺蓋實姚莖涂薺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薺物多生於車涂之間其老則為大其實則為華年則一也四齊

則齊焉所以致一

一也一在木下

薄言采之則物之

雖末而未始離於

不離輜重不離於

趨也其行其趨不

其間凡以馭得其

示易以敬趨以采

中矩和焉中采薺

宮羽趨以采薺行

為節行步以環佩

也大馭則自堂徂

以入序之故其異

采則味苦而薺則甘焉所以反

一在木上為末詩曰采采芣苢

采不過其末而已采薺則所采

凡馭如之老子曰君子終日行

故也車非能自行也亦非能自

趨也其行其趨不

其間凡以馭得其

示齊以一故記曰行中規旋

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

宮羽蓋古人升車以和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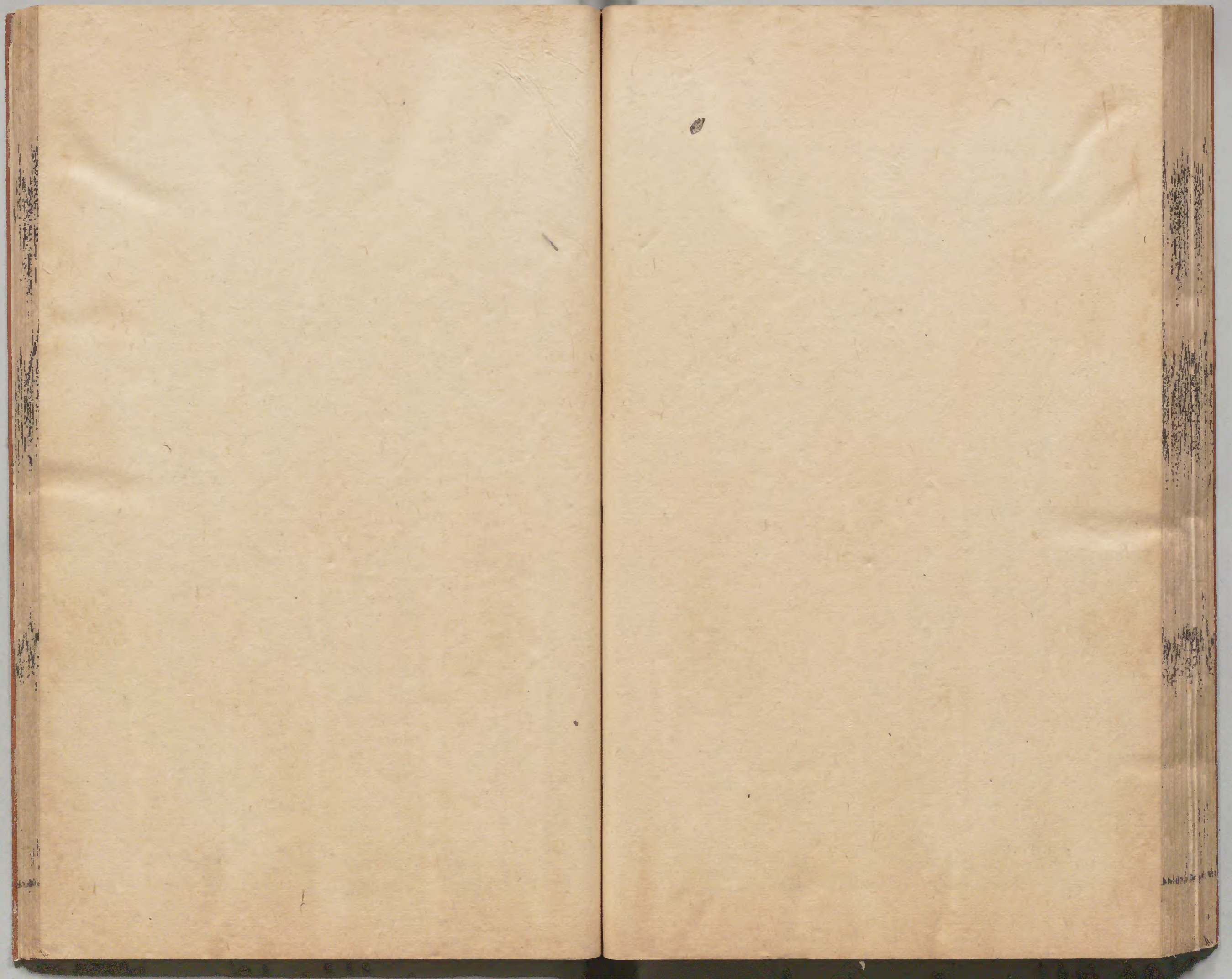
為節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

也出序之記則自門升堂而

以采薺肆夏皆古逸詩名當時

一於行也蓋琴瑟堂上之樂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心
者也故工入升堂然後受而奏之古之樂工必以瞽
矇者為其精於聽者也有工必有相之者為其有能
瞭之職也周官瞽矇掌鼓瑟詩曰鼓瑟鼓琴書曰琴
瑟以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明
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由是觀
之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未嘗不相須而用此言瑟不
及琴者舉大以見小也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
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
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今文辯
有脯醢不祭太師則為之洗賓介降主人辭斝工不辭洗
鹿鳴文王燕羣臣嘉賓之詩也四牡文王勞使臣也



樂書卷第五十六

儀禮訓義

鄉飲酒禮

鄉射禮

飲酒禮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工告于樂
 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
 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主人升
 復席司正洗解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
 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諾司正告于主人
 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
 拜皆揖復席

周南周公之所以化聖人之事王者之風也召南召
 公之所以教賢人之事諸侯之風也蓋王者之正始

於家終於天下二南之詩為之始而已王者之化至於法度彰禮樂著然後可以言成二南之詩為之基而已今夫關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后妃之德也葛覃則志在女功躬儉節用后妃之本也卷耳內有進賢之實外無干政之事后妃之志也乃合樂周南則一於后妃之事而已至於鵲巢則均一如鳴鳩夫人之德也采芣則致禮以奉祭祀夫人之職也采蘋則循法以共祭祀大夫妻之職也乃合樂召南則不一於夫人之事必兼大夫妻之事而已此諸侯之樂所以殺於王者歟然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豫焉笙入則眾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以間作木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於是正備矣大用之天下小用之一國其於移風易俗

無自不可況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正夫婦實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飲酒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歌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以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則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為文故也蓋道生一則奇而為陽一生二則偶而為陰一生三則陰陽之中交通成

和而為冲氣是樂成於三者冲氣以為和中声所止而不流者也然樂不徒作必有禮以節之故升歌笙入皆繼之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合樂必繼之一人揚解乃立司正焉者以禮節樂於其終也

升坐乃羞無筭爵無筭樂賓出奏陔

礼主其減樂主其盈礼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鄉飲酒之禮賓主有事升坐乃羞而繼之以無筭爵者礼減而進以進為文故也樂至於無筭繼之以賓出奏陔以示戒者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故也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而祓夏居一焉則奏陔夏必有鐘鼓矣詩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爵至於無筭而樂隨之可謂既醉矣既醉而出

奏陔夏以送之則有受禮之實無伐德之愆然則先王之於禮豈不為有節乎儀禮變祓為陔者陔於文從阜從亥阜起於山而高於山則阜山之窮者也十二辰始於山而終於亥則亥辰之窮者也階陔之陔則階之窮者也物窮而不戒危莫甚焉其字雖殊而所以示戒一也

鄉樂惟欲

鄉飲酒之禮卒樂而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賓若有尊者主人釋朝服更玄端息司正以為賓不殺而無俎羞不必備也唯其所有而已召不必賓也惟其所欲而已樂不必具也鄉樂惟欲而已蓋鄉樂在周南不過關雎葛覃卷耳在召南不過鵲巢采芣采蘋惟所欲焉則作之不必以序興也以樂為主而已與夫

行禮以作樂而以司正糾之使和樂而不流者異矣
鄉射亦然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樂作大夫不入獻工與笙取爵
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磬階間縮
雷北面鼓之

工升歌者也笙下管者也大夫特縣磬階間縮雷北
面鼓之特縣之磬也凡物縮則為從衡則為橫記曰
古之冠也縮縫今之冠也衡縫是也鄉飲酒之禮凡
舉爵三作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也不徒爵而已
樂作大夫不入則所入者賓而已大夫後賓尊鄉人
之賢故也工人升自階西北面坐笙入堂下磬南北
面立主人獻工不言所在至於獻笙則於西階上以
工升歌在堂上故也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

周官笙師掌春犢應雅以教滅樂鐘師凡樂事以鐘
鼓奏九夏杜子春曰客酢而出奏陔夏陔夏之樂命
以作之在樂正教之奏之在笙師鐘師者以笙與鐘
同聲相應故也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其謂是歌

鄉射禮

縣于洗東北西面

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退
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
於其君亦用禮射而詢衆庶乎鄉飲酒磬階間縮雷
北面鼓之則鄉射之禮縣于洗東北西面士特縣之
磬而已必於洗東者避射位故也

樂書卷第五十七終

樂書卷第五十八

儀禮訓義

鄉射禮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三
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
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縣中
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取爵
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
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
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
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
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

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

鄉飲席工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一瑟瑟先樂正升立于西階東工人升自西階北面坐此言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一瑟瑟先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則瑟西歌歌西則樂正立于席西階東矣不歌不笙不簡特合鄉樂而已以志在射不在樂故也樂以人聲為主故合樂亦謂之歌樂貴不流故謂之正歌主人獻工左瑟一人拜受爵而餘不拜笙者一人拜盡階受爵餘不拜受以一人可以統衆故也主人爲太師洗而餘不洗以君所賜尊之也左瑟祭酒祭薦工則祭飲而已笙工則不祭此言降之別也言工又言衆工言笙又言衆笙者周

官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序官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則上瞽所謂工也中瞽下瞽衆工也笙師凡饗射共其鐘笙之樂序官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史胥徒不與焉則中士所謂笙也下士以下所謂衆笙也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始也歌瑟在堂上命也徙之于下所以避射也始也左何瑟右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今相之以降亦然故曰如初入王制文王世子有大樂正小樂正夏商之制也周制有大司樂樂師而無小大樂正有大師而無少師然則儀禮所謂樂正少師非周制也其

雜夏商之制歟由是知儀禮周公所作先儒之妄也
如曰不然士冠禮何以有孔子曰之文邪

舉旌以宮偃旌以商

宮土音也其數八十一其聲最大固足以綱四聲覆
四方君之象也商金音也其數七十二其聲濁而次
於宮臣之象也鄉射之禮舉旌以宮尊君故也偃旌
以商卑臣故也大射負侯者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
之南又諾以商至之聲止鄉射則聲不絕而已蓋尊
者以聲為節卑者以聲告事可也周禮三宮旌相之
樂有宮角徵羽而無商避其所尅而已然則偃旌以
商非周制明矣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
諾司射降摺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
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
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與許
諾樂正退反位乃左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
受賓繼射釋獲如初

射禮成於三始則司射與三耦誘射次則三耦與衆
耦俱射終則三耦及衆耦復射誘射不釋筭值射釋
筭而樂未作終射然後樂作焉蓋樂未作欲其容駢
出於禮也故命之曰不貫不釋樂作則欲其節比於
樂也故命之曰不鼓不釋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
又曰騶虞樂官備也鄉射歌騶虞者以其詢衆庶亦
欲官於天子樂仁而射以時也耦射則八矢八矢則
樂四終可也必五終者一節先聽也樂先以聽欲其
聞之審獲者舉旌欲其見之審如此則射而不中者

鮮矣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騶首卿大夫奏采蘋士
奏采芣大射則公卿大夫之射也不奏采蘋采芣而
奏騶虞何也曰公卿大夫士則於諸侯為卑者也卑
者不嫌於抗尊其用王所奏之詩亦在所可也天子
沐梁而士亦用焉與此同意

無筭樂賓與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
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鄉飲鄉射賓上敵禮也然鄉飲之禮至於無筭樂必
待賓出然後奏陔則其禮略鄉射之禮至於無筭樂
賓與命奏陔賓降及階而陔作不必待乎賓出此其
禮又詳於鄉飲也鄉飲以湛樂為主其禮宜略鄉射
以威儀為主其禮宜詳蓋言稱也

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

與笙取爵于上籥既獻奠于下籥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大笙謂之篴小者謂之和以和為小則笙為大矣以
小為和則大為唱矣三笙一和而成聲凡四人也豈
皆下士歟所倡者多所和者寡則其聲無虧而和樂
興焉三笙一和而成聲皆其單出者也若夫雜比則
比八音而樂之聲不足道也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始射獲而未釋獲
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矢中人曰獲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
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循聲而發故也

樂書卷第五十八終

樂書卷第五十九

儀禮訓義

鄉射禮

燕禮

鄉射禮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古者於旅也語

古者三耦及主人大夫射則有筭衆賓繼射則無筭
有筭者歌騶虞無筭者歌采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
終與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三終者異矣古者每一耦
射歌五終歌騶虞采蘋五終非主詩篇言之主射節
而言故也周官射人大夫以三耦射樂以采蘋五節
則主鄉大夫射而言五終不亦宜乎鄉大夫歌采蘋
可也王歌騶虞而大夫用之可乎曰大夫於天子為
充甲士於諸侯為充甲士射以采蘋為節則大夫射

兼歌騶虞皆卑者不嫌抗尊之意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王道寓於鄉如此則鄉大夫用王所奏之歌亦聖人寓教之微意也大夫雖歌騶虞不敢用王之九節亦終於五節而止不然不幾於僭乎言歌騶虞采蘋繼之以古者於旅也語既歌而語以成之也文王世子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則敷而說之以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者也然則古者於旅也語豈非古樂之發然邪

燕禮

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

士無故不徹琴瑟國君無故不徹縣大射樂人宿縣此不宿縣者燕禮輕故也春秋凡微者稱人此言樂

人者指微者故也其言笙人鐘人亦此意歟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公又舉奠解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率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

周南閔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于樂
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後首者不面鼓面鼓者後首後首者擗越面鼓者執
越鄉黨之禮射主樂而飲酒主禮故鄉射面鼓鄉飲
酒後首朝廷之禮燕主樂而大射主禮故燕面鼓而
大射後首鄉言惟公所酬以賓言之也所以正君臣
之禮此與下言惟公所賜則以君臨之也所以明君
臣之義鄉飲酒主人阼階上獻工燕禮西階上獻以
非正主也鄉飲酒大師則為洗燕禮大師不洗以太
師賤也鄉飲樂正告工賓燕禮告于工者以工在則
賓至也燕禮工歌笙入而歌合樂與鄉飲同其所異
者特遂歌爾然則燕禮行君臣之義鄉飲明長幼之
序在國則君臣在鄉則長幼其義一也樂之同也不

西階下

拜大夫皆

樂訓恭儉以致義故詩曰鐘鼓既設一朝燕之
致也燕示慈惠以致仁故燕禮以飲則無
則無筭樂致仁故也

看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
賓所執脯以

周禮鐘師以鐘鼓奏陔夏鄉飲鄉射大射燕禮皆
出奏陔蓋陔夏之樂先王所以示戒也詩之棄陔
孝子相戒以養書之禹謨述禹九夏之樂而以戒
用威俾勿壞終焉則賓出奏陔以示戒以反為文

樂五十九

也實用所執脯以賜鐘人者以燕之所樂在樂而鐘
之始作在鐘故特以賜之然有鐘未嘗無鼓言鐘
鼓可知矣以鐘鼓奏於堂下之樂非堂上之樂也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一曰賓舞酒主人答焉而樂
闕公二受爵而奏肆夏公三受爵士人升受爵以下而樂
闕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堂四若樂則勺

古之燕禮與卿燕則大夫鳴五賓
賓卿大夫有正事之樂六而弗
之而弗七臣矣賓之而弗八易
易以敬也主人答焉九升歌
升歌鹿鳴

燕禮言石舞則勺而已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
十舞大夏君燕其臣與四方之賓則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而舞勺燕禮輕故也一
象武夏籥序興饗禮故重二之詩
禮則謂之大焉新宮之詩無於經見耳三人通詩歟
射有狸首燕有新宮其義一也然則燕君臣之禮
入門而縣興肆夏不預焉是諸侯之樂不敢抗於天
子而此奏肆夏何也曰饗以恭儉為主其禮嚴故不
及肆夏燕以慈惠為主其禮恕故進取肆夏無嫌也
君與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
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
君與士射則為下射降尊以就卑也君樂作而後就
物優尊以異卑也君不措矢故授以小臣君之於物

物優尊以異卑也君不措矢故授以小臣君之於物

不可徒執故藉以巾不以樂志則不必比於樂也既發則小臣受弓授弓則不必執也

若與四方之賓燕賡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有房中之樂

四方之賓燕而有房中之樂所以致愛也毛氏釋詩以招我由房為房中之樂又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君子也蓋周南召南后夫人之事而漢房中樂乃夫人所作則弦歌周南召南之說理固然也閔唯之詩曰鐘鼓樂之周禮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鄭氏言不用鐘磬又言教以磬師是自惑也賈公彥曰房中樂以祭祀則有鐘磬不知奚據而云

樂書卷第五十九終

樂書卷第六十

儀禮訓義

大射儀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鐃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聲在其北而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絃

小鐘曰罇小鼓曰鼙建鼓有跗可植者也鼓有柄可播者也蕩笙簫之屬也或言鼓或言面互相備也鐘磬之應歌者曰頌鐘頌磬其應笙者曰笙鐘笙鼓春秋傳有歌鐘與頌鐘頌磬之義同周禮有鐘笙與笙鐘笙磬之義同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

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乎夫頌磬在西笙磬在東朔鼗在西應鼗在東是堂下之樂貴西堂上之樂上東也貴西所以禮賓上東於西階之上亦以其近賓故也建鼓應鼗不設於東縣之南而在阼階西應鼗不設於建鼓之北而在其東又北位無鐘磬而笙磬之旁無鼓何也曰建鼓應鼗不設於東縣之南者以耦次在洗東南故也應鼗不設於建鼓之北者以比不可以縮陳故也北位無鐘磬以君於其臣備三面而已非軒縣也笙磬之旁無鼓以鼗設之於西亦所以禮賓也周禮鐃師掌金奏之鼓國語伶州鳩曰細鈞有鐘無鐃其大也大鈞有鐃無鐘其大無鐃焉其細也蓋細鈞角徵也大鈞宮商也細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鐃大必和之以細故有鐃無鐘則鐃小

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

鐘爾韋昭釋國語杜預釋左傳皆以鐃為小鐘特鄭康成曰鐃如鐘而大孫炎許慎沈約之徒亦以為大鐘然爾雅大鐘謂之鐃不謂之鐃又儀禮鐃從薄與錢鐃之鐃同則鐃為小鐘於理或然

燕禮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蓋賓及庭而樂作則闋於未卒爵之前公爵而樂乃作則闋於卒爵之後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二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擗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

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與左瑟一人拜
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爲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
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於遂卒爵辯有脯醢不
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
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
上工皆東階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燕則工四人二瑟大射則工六人四瑟燕則小臣相
瑟者大射有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
士相上工以燕禮輕則工少大射禮重則工多也燕
則樂正先升然後工升大射則工升小樂正從之以
工少則長者帥而先工多則長者紓而後也燕歌鹿
鳴之三南陔之三閭歌魚麗之三笙崇丘之三遂歌
騶虞之三召南之三大射則歌鹿鳴樂新宮而已以

樂書卷第六十一

詩訓義

詩序

周南國風

關雎

詩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則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聲怒則爭鬪喜則詠歌則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聲形焉者也故歌之所咏在聲不在志哀則辟踊樂則舞蹈則舞也者蹈

厲有節而容成焉者也故舞之所動非志也非聲也
一於容而已矣樂記曰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
動其容也是詩者志之所之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則
詩言其志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歎之不足故永
歌之則歌咏其聲也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則舞動其容也蓋詩為樂之章必待歌之
抗墜端折然後其聲足以合奏歌為樂之音必待舞
之周旋詘信然後其容足以中節歌登於堂而合奏
舞降於庭而中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化
豈有不神其神豈有不盡邪記曰歌之為言也長言
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均是歌也或
長言之或啾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歌先之舞次之者
樂以無所因為上有所待為下故也此與樂記言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孟子言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何也
曰自主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於終故先手
舞後足蹈自主樂之生惡可已言之則終而有始故
先足蹈後手舞周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而人舞與
居終焉豈終之以手舞足蹈之意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單出為聲雜比為音故孟子於鐘鼓謂之聲於管籥
謂之音也蓋聲出於情而有宮商角徵羽之別音生
於聲而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雜故情不發無以
見其聲則聲所以達情者也聲不成文無以見其音
則音所以著聲者也中正之雅治世之音也多哇之
鄭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治世之音嘽

以緩則樂心所感而已故安以樂亂世之音粗以厲
則怒心所感而已故怨以怒亡國之音唯以殺則哀
心所感而已故哀以思孔子曰君子之音以象生育
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存乎體治安
之風也小人之音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
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為亂之風也由是觀之世異
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邪蓋其道本於
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
意歟自繼代以論世未嘗無治亂自封域以論國未
嘗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
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
不言政其意亦可類推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樂記
又言變成方謂之音者蓋文有青黃白赤黑之異色

方有東西南北之異宜色異則雜比而不純宜異則
曲折而有節雜比而不純者音之體與記言比物以節
節節奏合而成文同意曲折而有節者音之用與記
言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同意此言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又言情發於中而形於聲樂記言情動於中又言
形於聲者蓋動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而發者發而中
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所
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所以通於政也
詩序兼始終言之樂記特原其始而已故其辨如此

關雎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
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古者后妃有房中之樂是詩特取琴瑟鐘鼓者得無

意乎曰虞書以琴瑟爲堂上之樂以鼓鑼爲堂下之樂后妃之於淑女不無上下之分焉故詩人取之所以寓名分也荀卿謂君子以琴瑟樂心以鐘鼓道志后妃之於淑女不無心志之交焉故詩人取之所以寓交際也后妃之於淑女至誠樂與以共圖職業憂勤以始之不倦以終之內則心志交而不疑外則上下辨而不越夫然雖友以敬之而不敢慢樂以愛之而不敢惡而淑女終不失事后妃之道此所以爲樂而不淫其於配文王之孝也何有然召南諸侯之風而鵲巢之詩終於百兩成之者不過爲禮而已畏天者保其國之重也樂天者保天下之重也萬南王者之風而關雎之詩終於鐘鼓樂之者乃其樂也禮不足以言之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是以召南主乎禮而首以鵲巢夫人之德周南主乎樂而首以關雎后妃之德然則一人而兼統禮樂者其惟文王乎此先琴瑟後鐘鼓之詩先鼓鐘後琴瑟者蓋琴瑟者樂之常鐘鼓者樂之盛關雎主后妃樂得淑女至誠有加而無已故由常以至盛鼓鐘主幽王好樂而不厭故先其盛者所以甚刺之也

樂音卷第六十一終

禮記卷第六十二

詩訓義

澤國風

簡号

禮文

鄭國風

定之方中

王國風

君子陽陽

簡号

簡号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冷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昔黃帝命伶倫取解谷之竹為十有二律樂之所由始也故後世樂官以伶人名之然伶之非能自樂樂



也非能與衆樂樂也人之所令而已莫非臣也且三
德者可以爲大夫之臣具六德者可以爲諸侯之臣
具九德者然後可以爲王者之臣則大夫之臣一家
之臣也諸侯之臣一國之臣也王者之臣天下之臣
也衛之賢者在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則天下之
臣而已豈特止於仕一家一國而已哉此所以爲賢
之至荀卿所謂有聞道而好爲天下之人也蓋賢者
能爲人所不能在朝則美政仰足以助上造成其爲
君之德在位則美俗俯足以利下造成其爲民之行
衛有賓者不用又使仕於伶官或公庭萬舞以示武
功之容或執籥秉翟以示文德之容蓋非一人者可
以承事王者固非衛君之所能獨容衛國之所能獨
有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故曰波美之巧而

方之人方

簡方簡方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頤人侯侯公
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方手秉翟

周官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籥祭祀則鼓打籥之舞
賓客饗食亦如之傳曰鸛山雉也蓋籥之爲器中虛
而善應所以通中聲也翟之爲物備五色成章所以
飾德容也古者鼓羽籥之舞必執籥於左者以聲爲
陽而左陽位故也必秉翟於右者以容爲陰而右陰
位故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
舞也是干舞所以爲武籥舞所以爲文則公室之舞
者武舞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文舞也文舞用籥
翟則武舞用干戚矣記曰八佾以舞大夏干戚以舞
大舞是也祭統以翟爲樂吏之賤則萬舞執籥

者無非賤者之職也衛之賢者備文武全才德六
於伶官從事於文武之舞而不以為賤者將階此
顯其才庶幾衛君能察而用之故也然而當至甲
見之時舞於至近易察之地而衛君卒莫能見而
宗而用此詩人所以刺也先儒謂周武王以萬人定
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然則商頌屬鼓有數萬舞有
奕執謂萬舞始於周耶

靜女

三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煇說懌女美匪女之為美
之貽

雅大管謂之箴聲高故也小管謂之箛聲小故也
大小雖不同要之達為六孔併兩而吹之其所主洽
為終始以道六陰六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蓋有

禮之功而以文明之物旌之謂之彤弓有安人之
德而以文明之物昭之謂之彤凡然則有美德而以
文明發之謂之彤管不亦可乎樂之為道和順積中
矣華發外而其節不可亂信乎不可以為偽矣貽我
彤管樂也俟我於城隅禮也靜女以至靜為德有禮
以節之不至於盈而淫有樂以和之不至於乖而亂
節之以禮則為可愛故繼之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和
之以樂則為可悅故繼之彤管有煇懌女美有禮
為可愛則反是者在所可惡矣有樂為可悅則反是
者在所可厭矣子夏曰衛音促數煩至淫於色而害
於德然則衛之夫人無德而淫亂詩人取是以刺之
豈不宜哉傳曰禮樂德之則也

定之方中

荷桐梓漆爰夜琴瑟

爾雅曰櫨梧榮柁木蓋桐之為木其實則柔其心則
虛柔則能從而同乎外虛則能受而同乎內其究也
無我而已此所以常榮而不辱也其琴瑟之良材歟
其梧則有我而親非若桐之一於同也荷之為木其
實則梓其表則桐非梓之正也持其外同而已爾雅
以荷梓為櫨以棟梲梓為虎梓亦櫨屬也古之為琴
瑟必以桐其脊必以梓則荷桐梓皆琴瑟良材而漆
之為物所以固而飾之者也山有樞曰山有漆濕有
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正謂此爾春秋傳穆公擇
美價自為頌琴孟子曰養其楫棘勿捨其梧楨豈楨
亦琴瑟良材歟蓋榛栗所以為禮悅我口者也荷桐
梓所以為樂悅我心者也荀卿不云琴瑟以樂心

君陽陽

君子陽陽左也黃右招我由房也且且君子陶陶左
執翽右招我由也其樂只且

鹿鳴詩曰吹笙鼓簧樂也曰弦匏笙簧則黃之為物
芋笙有焉其笙在中所以鼓中聲也宛丘詩曰值其
鷺羽值其鷺翽周官舞師掌教羽舞則翽之為物舞
者翽焉其羽可用為儀所以動德容也古之為樂登
諸聲音而有笙以鼓之形諸動靜而有翽以容之樂
莫大焉當周之末世內小人外君子而君子莫不相
招為祿仕閉其聲容全身遠害而已雖窮而不失其
樂焉故詩人取此以見意得意雖忘象可也

樂書卷第六十二終

樂書卷第六十三

詩訓義

鄭國風

女曰雞鳴

子衿

唐國風

山有樞

秦國風

車鄰

女曰雞鳴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琴之為樂出乎器入乎
覺而瑟實類之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明堂位
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

謂之離大瑟謂之灑蓋琴則易良瑟則靜好其聲尚
宮其音主絲士君子常御所以樂得其道堂上之樂
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
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足以禁淫邪正人心矣故
荀卿曰琴瑟以樂心蓋靜能勝欲好能勝惡靜好在
德欲惡在色君子以道制欲則悅德而不好色小人
以欲忘道則好色而不悅德鄭音好濫淫志淫於色
而害於德是以鄭人因時之不悅德而好色故作女
曰雞鳴陳古義以刺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蓋有為而言也雖然琴瑟君子常御之樂亦有所
謂不御曲禮親疾琴瑟不御是也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樂記曰樂者
非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學記曰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由是觀之青青子衿童子之服
也嗣弦歌之音童子之職也弦歌之音謂之德音德
音謂之樂古者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
必崩信乎嗣音不可忘矣蓋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
也深故古之教者必以樂而終始之后燕之教胄子
文王之教世子必始於樂孔子語學之序大傳語治
之序必成於樂是樂者其學之終始歟先王之立學
校天子曰辟雍則辟之以禮雍之以樂天子之教也
諸侯曰頤宮則禮樂半於天子諸侯之教也商之名
學以瞽宗而主以樂教周之名學以成均而以大司
樂掌其法然則鄭之學校廢於鄉黨詩人責之子寧

不嗣音豈為不知務哉記曰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
旄謂之樂則嗣音者樂之始于戚羽旄以為舞者樂
之成也故內則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是童子之
事必至舞而後成非特嗣音而已詩人責之以不嗣
音而不及舞者以謂樂之始者且不知嗣之况為樂
之成者乎

山有樞

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陳之幽公坎其擊鼓窅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窅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樂之過者
也晉之昭公有鐘鼓而弗鼓弗考有酒食而不日鼓
瑟樂之不及者也過則至於游蕩無度而窅丘刺之
不及則至於不能自樂而山有樞刺之山是觀之樂

雖不可極亦不可不及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曰好樂
無荒而已此與車鄰言瑟不及琴者琴則五弦瑟則
二十五弦言瑟不及琴舉大以見之也與儀禮鄉飲
燕禮皆言左何瑟樂記言清廟之瑟以見琴同意言
何不日鼓瑟而鐘鼓不言日者以琴瑟常御之樂故
也與士無故不徹琴瑟同意

車鄰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或不樂逝者其老
定之方中門倚桐梓漆爰伐琴瑟則阪有漆君子所
以為樂也東門之墠曰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則隰有
栗君子所以為禮也漆為樂之飾而飾非樂也栗為
禮之物而物非禮也曲禮曰並坐不橫肱則並坐者
禮也鼓瑟者樂也素仲始大有禮樂之好是禮樂自

諸侯出非所以為美而車鄰美之者變中之美也昔
朱襄氏之時陽氣凝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為五
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而
天下治也世本曰庖犧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
之哀不自勝迺破為二十五絃堯使瞽瞍拌其絃而
十五之命之曰大章舜益之為二十三絃莫不寓君
父之節臣子之義固足以繫齊人情而使之淳壹於
行也爾雅大瑟謂之灑而郭璞以八尺一尺為長尺
有八寸為廣言大瑟邪風俗通以五尺五寸為器豈
其中者邪爾雅徒鼓瑟謂之衆然則鼓瑟鼓簧豈徒
鼓之謂乎

書卷第五



